



國文入門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四)

中華書局印行

國文入門 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第四冊

目次

- 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蘇軾）……………一
- 二 問說（劉開）……………五
- 三 記董思翁（葉廷琯）……………一〇
- 四 貓睛（俞樾）……………一四
- 五 鳩巢鵲占（俞樾）……………一七
- 六 馬伶傳（侯方域）……………二一
- 七 參寥二氏誠（戴表元）……………二五
- 八 莊辛說楚襄王（國策）……………二九
- 九 蜃說（林景熙）……………三四

- 一〇 龍井題名(秦觀)……………三六
- 一一 題趙子昂畫卷(戴表元)……………三八
- 一二 惲南田(吳德旋)……………三九
- 一三 筆疇序(唐順之)……………四二
- 一四 陸白齋傳略(葉廷琯)……………四六
- 一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柳宗元)……………五一
- 一六 答司馬諫議書(王安石)……………五三
- 一七 趙威后問齊使(國策)……………五六
- 一八 去私(呂氏春秋)……………五九
- 一九 射說(元好問)……………六一
- 二〇 人材(顧炎武)……………六四
- 二一 項脊軒志(歸有光)……………六九
- 二二 言命(方孝孺)……………一

二三	書 <u>劉禹</u> 疇行孝傳後（ <u>劉基</u> ）
二四	與弟季書（ <u>董以寧</u> ）	七九
二五	夜渡兩關記（ <u>程敏政</u> ）	八三
二六	識兒子嚴敦書（ <u>馬援</u> ）	八八
二七	觸讐說趙太后（ <u>國策</u> ）	九一
二八	竹樓記（ <u>王禹偁</u> ）	九五
二九	答毛憲副書（ <u>王守仁</u> ）	九九
三〇	遊雁蕩記（ <u>方苞</u> ）	一〇二
三一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u>朱彝尊</u> ）	一〇五
三二	優孟（ <u>節史記</u> ）	一〇八
三三	廉恥（ <u>顧炎武</u> ）	一一二
三四	遊釣臺記（ <u>鄭日奎</u> ）	一一五
三五	書左忠毅公軼事（ <u>方苞</u> ）	一二一

- 三六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韓嬰）……………一二五
- 三七 論盛孝章書（孔融）……………一二七
- 三八 釋三九上（汪中）……………一三一
- 三九 李龍眠畫羅漢記（黃淳耀）……………一三四

國文入門
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第四册

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一）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

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二）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三）爲多書。韓宣子（四）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五）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六）能讀三墳（七）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七〕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注 〔一〕六材：土、金、石、木、獸、草也。禮：『天子之工六：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二〕柱下史：官

名，周守藏室之史也。聃，卽老聃，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孔子適周，見老聃，得百二國寶書。 〔三〕韓宣子，名起，春秋時

晉卿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四〕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之少子。壽夢見季札賢，欲立之。卒不受。歷聘上國，適魯，請觀周樂；爲歌風雅頌。
〔五〕左史，官名；古者左史記動，左史記言。倚相，人名，春秋時楚之左史。
〔六〕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洲之志。
〔七〕李公擇，名常，宋建昌人，皇祐進士。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旣擢第，留所鈔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
〔八〕咀噍，猶言咀嚼。

語譯

象、犀牛、珠、玉和其他種種奇怪珍貴的東西，雖有好聽好看的地方，但是不適用於應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等東西，適用是適用了，但是久用了要壞，多用了要完的。

好聽好看而又適用，久用了不會壞，多用了不會完，賢人和愚人所得到的各因才情資質而不同，仁人和智士所見到的各因分量而不同，才資分量雖各不同，但有所要求却沒有得不到的：那只有書了。

孔子是個聖人，他的求學也從看書入手。——那個時候，要算周朝柱下史老聃那邊的書最多。韓宣子到魯國去，才得看到易象和魯春秋；吳季札到各國去報聘，才得聽到詩

的風雅頌；楚國也只有左史倚相能夠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生在那時的讀書人，能夠看見六經的實在沒有幾人；要求學，真不容易極了。但是他們都熟習禮和樂，很有道德，決不是後世君子所能及的。從秦漢以來，著書的人一天多一天；紙張以及字的筆畫，也一天簡便一天；書就更多了，世上無書沒有。然而求學的人反更苟且簡率，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還親見到幾位老儒先生們，他們說，當他們年少的時候，要想讀史記、漢書，但是不能得到。幸而得到了，都親手抄錄，日夜誦讀，祇怕來不及。近年來商人們轉相摹刻，諸子百家的書，一天可以傳佈幾萬張。求學的人對於書，既是這樣的多而又這樣的容易得到，他們的文章學問，應當幾倍於從前的人了；但是一班後生和從事科舉的人都束書不看，專作無根的議論，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我的朋友李公擇，年少的時候，在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的僧舍裏讀書。他離去後，山裏的人很想念他，指他住過的地方叫做李氏山房，裏面共藏書籍九千多卷。他既然對於這一切書籍，沒有不涉流探源，採取它的精華，咀嚼它的滋味，融化爲自己所有，在文章和行爲上發表出來，名傳於當世；但是那些書籍却仍舊存在，沒有絲毫傷損。因爲他要留給

後來的人，供給他們無盡的要求，而補足每個人的才資分量所應當得到的；所以他不藏在家中，而藏在他從前往過的僧舍裏；這正是仁人的用心呢。

我已經衰老而且多病，不能爲用了；祇希望能有幾年的空閑，讀完從前所沒有見到的書。至於廬山，本來是我想去遊而沒有去的地方，我將在那裏養老，將公擇的藏書，盡數開讀，拾取些他所餘賸的來補足自己，這於我當是有益處的！公擇叫我替他做篇記，我便寫成這篇文章，想使後來的人知道從前人得到書籍的艱難，和現在求學的人有了書反而不讀，是椿很可惜的事！

二 問說

劉 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幽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守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聞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者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

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

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七〕不恥下問，孔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作者生平事實

劉開，字東明，號孟塗，清桐城人，諸生；道光中卒，著有孟塗詩文集等書。

注 〔一〕致，推而極之也。凡事理之有疑者，必推究其本，是曰致疑。 〔二〕漢書：「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言愚

者雖愚，千慮中亦必有一得也。 〔三〕虛中，猶言虛心。 〔四〕刈草曰芻，析薪曰藁。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藁。」 〔五〕

臆，當胸之處。憑己意而忖度，謂之臆度。 〔六〕師心，以己之心爲師也。 〔七〕孔文子，春秋時衛大夫，名開。論語：「子

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語譯

君子的爲學一定歡喜問。問和學是相輔而行的兩樁事。不學便是無從推究他的懷疑，不問便無從推廣他的知識；所以好學而不肯多問，不算是真能好學的人。道理雖然明

白了，但有時不能和事實溝通；知識雖然廣博了，但有時不能知道他的詳細；除了問，怎樣解決呢？問勝過我的人，可以破除我的懷疑，就是所謂「就有道而正」。問不及我的人，可以求得他的「一得」，就是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問同我一樣的人，可以互相切磋，就是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

古時的人，虛心好善，不管什麼事都要問，不論什麼人都去問，只取他有益於自己就是。所以狂人的話，聖人採取他；牧童樵夫等小民，聖人也要問他；這非假意的謙虛，實在是他們取善的方法極寬大。三代以後，只有學而沒有問。朋友的交往，能做到勸善規過，已經夠了；至於拿義理來互相討論質問，不憊地急急於進德修業，那便不多看見。何況世俗的人呢？

以自己爲是，別人爲非，這毛病是世俗的人所同有。學有未通的地方，強辯以爲已經懂得；理有不妥貼的地方，胡亂照自己的意思去忖度；這樣，一生一世幾乎沒有可問的事了。勝過我的人，忌嫉他而不願去問；不及我的人，看輕他而不屑去問；和我一樣的人，太熟了而不甘心去問；這樣，世上幾乎沒有可問的人了。別人一個都不佩服，事情一件也沒有

懷疑，那就祇有「師心自用」罷了。

講到「師心自用」還是小事。——一個人自己明明知道他的缺點，而一心要袒護過失；寧願學問永不進步，不肯虛心居人之下；這種事有害於心術很大，但是犯這病的十人中倒有八九人。不是這樣，便是所問非所學；問世間的異聞鄙事，以供談笑的資料；甚至把自己已經明白的事去問別人，試試別人的本領；把最難解的事去問別人，使別人受窘，而不能遮蓋他的短處；此外雖是切於身心性命的事，可以獲得「取善」的好處的，要求他委屈自己去問別人，那是不可能的。唉！現代的爲學，所以不能與古人相近，不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嗎？

而且那些不歡喜問的人，都因爲心裏不謙虛；心不謙虛，都因爲好學不真誠。並不是說他們不肯潛心專力，因爲他們的學不是古人的學，所歡喜的也不是古人所歡喜的；他們的不能問自是當然的事。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的，未必不爲愚人所知；愚人所不能做的，未必不是聖人所不能做。因爲真理並不專在一方面，學問又是沒有止境的。

所以尊貴的人可以問低賤的人，賢明的人可以問愚蠢的人，年老的人可以問年幼的人，只要能夠獲得他所需要的就是了。從前孔文子不恥下問，孔子稱爲賢人。古時的人把問作爲美德，後世的君子反把問作爲恥辱；那麼古人所認爲最恥辱的，而後世的人做了，反而不以爲恥辱的事，真多極了。這不是可悲的事嗎？

三 記董思翁

葉廷琯

思翁有示其子祖源論書語三千八百餘言，康熙時，蕭張獅淞南識小錄記之。其論用筆、用墨、運腕、結體之法，精微曲至，皆甘苦有得之言，所以啓導之者備矣；然祖源不聞以能書世其家，可見爲學之道，父不能傳之子，作字且然。蓋語焉雖詳，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

蕭氏謂其書更秀逸不羣，惜多殘缺失次，因校正存之。據所言，似及見思翁此帖墨跡。今不知流落何所，亦未見有石刻。

惟蕭書此條後附一事，頗可資談助。云：「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敦書而懼其賈

善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喜，拜謝持歸，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歎絕。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爲己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爲人所給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爲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歸以誇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此又可見名家隨意酬應之筆，常有反出贗本下者可遽定真僞於工拙間乎？

曾見方蘭坻書論記一事云：「思翁常爲座師，某公作書，歷年積聚甚多。一日試請董甲乙之，乃擇其結構綿密者曰：『此平生得意作。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某公不禁撫掌曰：『此門下所摹者也。』乃相視太息。『此事正可與前事相印證。思翁自賞且如此，人安能以鑒別無訛自信乎？』」

題解

董思翁，名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明華亭人，萬曆進士，以南京禮部尙書致仕，卒諡文敏。天才俊逸，書法初宗

米芾，後自成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

作者生平事實

葉廷瑨，字調生，清吳縣人，同治初舉孝廉方正，著有吹網錄、鷗波餘話等書。

注 〔一〕康熙、清聖祖年號。 〔二〕資，供也。 〔三〕談助，謂可作談論時之資料也。 〔四〕新安，今安徽休寧、歙縣

並爲隋新安郡治。 〔五〕贗，僞物也。 〔六〕松江，今江蘇松江縣。 〔七〕宗伯，古六卿之一，後人卽以之稱禮部尙書。

〔八〕方蘭坻，名薰，號榜盦，又稱禦兒鄉農，清浙江石門人；乾隆時布衣。詩書畫並妙，寫生尤工，與奚岡齊名，著有山

靜居稿。 〔九〕座師，卽座主，科舉時代，得僞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爲門生。 〔一〇〕甲乙，評判優劣，以甲乙次第

之也。 〔一一〕綿密，周匝結實也。 〔一二〕撫掌，言喜而拍手也。 〔一三〕門下，古之豪顯者養士於家，謂之門下，後人亦稱

門弟子爲門下。

語譯

董思翁有寫給他兒子祖源看的論書法的文章三千八百多字，康熙時，蕭張獅把它錄在他所作的淞南識小錄裏。他論用筆、用墨、運腕、結體的方法，精妙週到，都是從甘苦中得來的話，拿來啓發他的兒子，可算無微不至；但我們不曾聽得祖源善於書法以傳其家學。由此可見爲學這一樁事，父不能遺傳給他的兒子，寫字尙且如此。因爲你儘管說得詳盡，但是「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呢。

蕭張羽說他那篇文章的書法更其秀逸不同平常，可惜多有殘缺而次序顛倒，因此把它校正了保存着。照他所說看來，好像他曾親見到思翁這本帖的墨跡。現在不知已流落在什麼地方，而且也沒有看見過有石刻本。

但淞南識小錄在這條的後面，又附記一事，很可以作爲談話資料。說是：『新安有個商人，想求得思翁寫的字，但是恐怕得不到真的，所以去和思翁的朋友商量。那個朋友叫他預備很多的錢，介紹他進見，賓主見禮罷，主人教童子磨墨，墨濃了，揮毫就寫，授給商人。商人很高興，向他拜謝拿着回去。掛在廳堂上，來往的客人看見了，沒有一個人不歎聲稱好。明年，那商人再到松江去，偶然經過府衙門，看見有人坐了轎子進去，旁人說道：『這是董宗伯。』他一望那人的面容，完全不像去年替他寫字的人。候他出來，再細細地看，真正遠不相同，禁不住大聲喊起上當來。思翁命停了轎子，問他緣故；他一面涕泣，一面詳述經過。思翁笑道：『你給人騙了。我念你一片誠意，現在你可以和我同去，我替你再寫。』商人大喜，向他再拜，才算得到了真筆，拿回去誇耀給人看。懂得的人，往往說還是假的比真的寫得好。』從這裏，又可以見到名家隨意酬應的筆墨，常常反而不及假做的好。那麼我們

怎可以只憑好壞來斷定真假呢？

我又曾看見方蘭坻的書論裏記一事道：『思翁常常替他的座主某公寫字，經過多年，積聚很多。有一天，叫思翁批評好壞；他就選出幾幅結構綿密的道：「這可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作品。近來所作，不能有這樣的腕力了。」某公禁不住拍手笑道：「這是我的門下摹仿你寫的啊！」因相對長歎。』這樁事，正可以和前一事互相印證。思翁自己鑑賞自己的作品，尙且如此，別人怎能相信自己的鑒別沒有錯誤呢？

四 貓睛

俞 樾

本朝無名氏調變類篇有貓睛定時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三、樣、辰、戌、丑、未、側、如、錢。』余載之茶香室續鈔。

王夢薇云：『貓睛夜明而晝眊。午時日光正烈，貓睛畏日，每閉目而眠。或啓視之，則爲陽光所逼，其睛斂如一綫。辰、巳、日威未熾，申、酉、日燄已衰，故皆縮而如棗核。然至夜則六時皆圓。惟捉向燈下觀之，亦如棗核然，畏燈光也。曾記一日貓伏案頭，時正卓午，呼至

後軒驗之，睛僅微纖耳；攬向南窗，則緊閉其目，抉而觀之，頓縮如綫。又一日，風雨如晦，時亦正午，視其睛仍圓也。同一午時而睛雨異，同在一日而又以地之明暗異，可悟其理矣。昔人定時之歌，特因晝所見而推之於夜，實未嘗細驗之也。」

余按夢薇之說頗有理。西陽雜俎云：「貓目睛日暮圓，及午豎斂如綫。」則古人固以晝言耳。

作者生平事實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清德清人，道光進士，著有春在堂全集等書。

注

〔一〕銀杏，落葉喬木，一名公孫樹；實繁，霜後肉爛，取其核，名白果，仁可炒食。

〔二〕茶香室續鈔，曲園撰有茶

香室叢鈔及續鈔，茶香室，其夫人姚氏之妝閣也。

〔三〕王夢薇，名廷鼎，清雲澤人，俞曲園之弟子也。

〔四〕眊，音冒，

目不明貌。

〔五〕卓午，正午也。

〔六〕

西陽雜俎，唐段成式撰，凡二十卷，續集十卷，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

之物，而遺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間。

語譯

本朝無名氏所作的調燮類編裏，有一篇貓眼定時歌道：「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

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我把他轉載在茶香室續鈔裏。

我的學生王夢薇道：「貓的眼睛，夜裏明亮，白晝不亮。在正午的時候，貓睛怕太陽，常常閉了眼睡覺。有人把牠扳開來看，因為陽光所逼，她的睛收斂成一條線，辰時和巳時，太陽光的威力不很利害，申時和酉時，太陽的光燄已衰退，所以都收縮得像棗核。但是到了夜裏，那就六個時辰都是圓形。不過捉來放在燈下去看，因為她怕燈光，所以也像棗核的樣子。記得有一天，貓伏在書桌上，那時恰是正午時候，我呼它到後軒裏去驗看，不過略有些細罷了；捉來向着南窗，它就將眼緊閉，扳開來看，頓時縮小像綫。又是一天，恰遇風雨，室裏晦黑異常，時候也在正午，看她的目睛，仍舊是圓的。同樣在午時，晴天和雨天便不同；同在一天的裏，又因為地方的明和暗便兩樣，從這裏，可以悟出它的理了。從前人作的定時歌，不過依照白天所見而推想到夜裏，實在並沒有去仔細驗看過。」

我以為夢薇的話很有道理。酉陽雜俎說：「貓目睛且暮圓，及午，豎斂如綫。」那麼古時的人，本來是專就白天說的。

五 鳩巢鵲占

俞樾

方夢園前輩所著叢話有「鳩巢鵲占」一則，余載之茶香室續鈔矣。王夢薇謂余曰：「此說究非也。鵲巢於冬而哺於春，人人見之；從未見有鳩爲巢者。鳩卵於夏，往往占鵲之敗巢以哺。蓋鵲雛既長，各依茂樹以棲，其視故巢已同敝屣；鳩實據之以哺其子，事之常也。大凡禽之營巢，專爲哺雛計，平日皆不巢居。鳩哺之時，鵲雛已散，無所用巢，安有反占鳩巢之事乎？疑方君所見本是鵲巢，其時稍早，鵲尙戀巢，鳩欲早據，故爲鵲所逐。方君見鳩去而鵲存，遂誤以爲鵲占鳩巢矣。又鳩之所占，不定鵲巢。嘗於杭寓見高梧上，有鷺來巢，蓋鷺雖水鳥，而哺則在樹，亦哺於春。至三月暮，攜雛而去。鳩來據之，生子五，其一爲大風吹墮而死。五月，四雛長成，不知所之，而巢亦壞，鷺與鳩均不復顧聞矣。方君謂鵲占鳩巢，萬無此事，卽泥詩人之辭，謂鳩必占鵲巢，亦非理也。」

以上皆夢薇說。余於月夜納涼，與兒嬾輩言此。二兒嬾姚曰：「謂鳩必占鵲巢固非。謂鳩必占他鳥之巢，以爲巢亦非。蓋鳩當伏卵之時，適無他鳥之巢可占，則亦自爲之，但不

工耳。曲園卷中有二鳩巢，其一在曲水亭，亭故有匾，其下附於壁，其上距壁幾及尺，鳩即巢其中；雛成飛去，取而視之，則亂草蒙茸，不成其爲巢，此鳩所自爲也。又其一在小竹里館竹林中，甚工緻，推原其初，乃白頭翁之故巢耳。大兒嬾樊言：「曩居中牟，署多鳩，自或爲巢，或占他鳥之巢爲巢，其自爲者率不工。古人言「鳩性拙」不虛也。」此與夢薇說可發明，而亦可補其所未備。

又曲園外垣某氏院落，有大銀杏一株，每歲有鵲來巢。鵲未去，鴉來奪居之；鴉未去，梟又來奪居之。方其相爭時，聲甚喧噪，數日始定。深秋，銀杏熟，其家撲而取之，巢傾，梟乃去。此一巢率三鳥居之，歲以爲常。然則鳩固不必定占鵲巢，而占鵲巢者亦不必定是鳩也。

注

〔一〕方夢園，名濬頤，字子箴，清定遠人，道光進士，著有《知軒文集》。

〔二〕前輩，論語注：「先進後進，猶

言前輩後輩。」後人因稱先達爲前輩，以其年輩尊於己也。

〔三〕敝屣，喻廢物也。

〔四〕杭，今浙江杭州

府治。

〔五〕梧，梧桐也，落葉喬木，幹直，色青，葉闊大，有缺刻，種子可食，材可製器。

〔六〕泥，湯諧切，滯也。

〔七〕詩人

之辭，詩召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八〕嬾，同婦。

〔九〕曲園，俞樾之家園也。

〔一〇〕蒙茸，亂貌。

〔一一〕白頭翁，

大如畫眉，全體灰黑，腹白，翼尾皆黑而帶綠；老則頭白，故名。

〔一二〕中牟，縣名，今河南中牟縣。

〔一三〕院落，宮室之有

垣牆與他所相隔別者；後漢書註『落居也』

語譯

前輩方夢園先生所著的叢話裏，有「鳩巢鵲占」一則，我已把它轉載在茶香室續鈔裏了。王夢薇對我道：「這種事到底不是真的：鵲在冬天裏做巢，春天養小鵲，人人都看見；但是從來沒有見過鳩會做巢的。鳩在夏天產卵，常常占據鵲的破巢來養小鳩。因為小鵲一長大，各去棲在茂密的樹上，把破巢看得像敝屣一樣，早已不住了；鳩就占據了它養它的小鳩，是極平常的事。大概鳥類做巢，專門爲了要孵雛鳥，在平日是都不住在巢裏的。鳩養小鳩的時候，小鵲已散去，巢已用不着了，豈有鵲反去占據鳩巢的事情？我疑心方君所看見的本來是鵲巢，因時間太早了些，鵲尙未離巢，鳩要想早些占據，所以便給鵲趕掉。」方君看見鳩去鵲居，就誤以爲鵲占鳩巢了。又鳩所占據的也不一定是鵲巢，我曾經在杭州的寓所裏，看見一株高的梧桐上面，有鷺來做巢。原來鷺雖然是水鳥，但是哺雛也在樹上，而且也在春天。到三月將過，領了雛鷺回去。就有鳩來占據，生五只雛鳩，其中一只爲大

風吹落跌死。到五月，四雛鳩都長成，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巢也已頹壞，鷺和鳩都不再顧及了。方君所說鵲占鳩巢，決沒有這事；就是拘泥於詩經召南裏所說，以爲鳩必占鵲巢，也是不合情理的。』

以上都是夢薇所說。一天，月夜乘涼，我偶然和兒媳們談起這事。二兒媳姚女士道：『說鳩必定占據鵲巢，固然不對，但是說鳩必定占據別鳥的巢作爲自己的巢，也是不對。因爲鳩在孵卵的時候，如果恰巧沒有別鳥的巢可以占據，那麼也會自己去做，不過做得不很好罷了。曲園裏有兩個鳩巢：一個在曲水亭，亭裏本有一張匾，下面着在牆上，上面離開牆約有一尺，鳩就在裏面做巢；等到小鳩長成飛去，拿下巢來一看，那樣亂草一團，不成什麼巢，這就是鳩自己做的了。另外一個在小竹里館竹林裏，做得很是工緻，推求它的本來，原是白頭翁的舊巢。』大兒媳樊女士道：『從前住在中牟縣，衙門裏多鳩，有的自己做巢，有的占據別鳥的巢，自己做的，大概都不工緻。古人說「鳩性拙」，這話果然不錯。』這裏所說，可和夢薇說的互相發明，而且也可補足他沒有詳盡的地方。

又，曲園後牆外某姓院落裏，有一株大銀杏樹，每年有鳥來。

占住；鴉沒有去，梟又來占住。當它們爭奪的時候，聲音很是喧鬧，要好幾天才停。到了秋來，銀杏熟了，某姓家撲取銀杏，巢因此傾覆了，梟也就此飛去。這個巢總是三種鳥來住，年年這樣。那麼可見鳩本來不一定要占據鵲巢；而占據鵲巢的也不一定是鳩了。

六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女士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一興化部，一華林部。

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存。後且三年，馬伶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作者生平事實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明末商邱人，著有壯悔堂集。

注 一 金陵，今江蘇江寧縣。

二 梨園，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梨

帝梨園弟子。後世稱優伶爲梨園弟子，本此。

三 留都，明始都金陵。後遷順天，因稱金陵爲留都。

四 社稷，土穀

之神也，設壇以祭之。凡有國者，皆祭社稷。故社稷亦爲國家之代稱。五 桃葉渡，在江寧城秦淮河與清溪合流處。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渡曰桃葉。〔六〕雨花臺，在江寧縣南，據岡阜最高處，遙瞰大江，俯臨城市，爲金陵扼要之地。〔七〕妖姬，靜女，謂妖冶之姬，靜好之女也。〔八〕肆，列也。〔九〕鳴鳳，崑曲中有鳴鳳記，演楊椒山及嚴嵩事。〔一〇〕椒山，姓楊，名繼盛，字仲芳，明容城人，嘉靖進士，累遷刑部員外郎，時嚴嵩用事，繼盛劾其罪，疏入，廷杖，繫獄三載，竟棄市。穆宗立，追諡忠愍。〔一一〕河套，鳴鳳記中之一齣，爲夏言與嚴嵩論會銑復河套事；後銑卒爲嵩所害。〔一二〕嚴嵩，字惟中，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官至太子太師，居首輔，搆殺夏言，恃寵攬權，貪賄賂，親僉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子世蕃，爲太常寺卿，父子濟惡，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然卒爲所害。後鄒應龍極論嵩父子不法，帝罷嵩官，下世蕃於理，籍其家。〔一三〕匍匐，伏行也。〔一四〕顧乘謙，明崑山人，萬曆進士，天啓中，仕至禮部尙書，以諂附魏忠賢，入參機務，崇禎初，入逆案，論徙贖爲民。〔一五〕羅拜，謂環而拜之也。

語譯

馬伶是金陵某戲班的戲子。金陵是明朝的留都，社稷壇和百官都在那裏；又是正當太平的時候，人人都容易尋找快樂。訪問桃葉渡的，遊雨花台的，男男女女，來往不斷。戲班中出名的戲子，不下幾十人；當時最著名的戲班有兩班，一是興化班，一是華林班。

一天，有個新安的商人集合兩個戲班開一個大宴會，普遍的宴請金陵地方的貴客、文人、名姬、淑女，沒有一個不到的。興化班排在東邊，華林班在西邊。兩班都演鳴鳳記楊椒山先生的故事。做到一半，五音中節，高低遲速合拍，客人對兩班都叫着好。後來做到夏言和嚴嵩兩相國論河套一段，西邊飾嚴嵩的是李伶，東邊是馬伶。坐客就望着西邊歎賞不置，有的人大喊添酒，有的人把坐位移近西班，不再去看東邊。一會兒，移坐的人更多更近，東班竟不能再演下去。問明原委，才知馬伶因為自媿不及李伶，已經換了衣服跑掉了。

馬伶本是金陵出名會唱戲的人，他跑掉後，興化班也不肯更換別人，就停止演戲，所以只存華林班獨霸金陵。過了將近三年，馬伶忽然出來遍告他從前的同事，請求那新安商人道：『今天希望你開個宴會，招請上次到的賓客，我們情願和華林班再演鳴鳳記，服侍你們快樂一天。』戲開幕了，後來又做到論河套一段，馬伶仍舊飾嚴嵩上場。李伶忽然吃驚的叫起來，伏在地上，願拜馬伶為師。這一天，興化班的地位，遂遠高於華林班了。

那天晚上，華林班的人去訪馬伶道：『你要算是世間的名伶了，但是不能勝過李伶。李伶的飾嚴嵩，已至乎其極，你又從那裏去傳授得來，蓋過了他呢？』馬伶道：『真的，世間

誰也不能勝過李佾，李佾又不肯傳授給我。我聽人說，現在的相國崑山人顧秉謙，是嚴嵩一流人；所以我跑到京師去，要求做他的門卒，做了三年，天天在朝房裏服侍他，熟察他的舉動，聽慣他的語言，過了好久才學會；這就是我的傳授所自了。」華林班的人聽了都很佩服他，向他環拜而別。

馬佾名錦，字雲將，祖代是西域人，所以當時的人還叫他做馬回回。

七 蒙夸二氏誠

戴表元

古有參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其於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趨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以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博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當衆恚曰：『吾屬所以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

者，以豢氏爲戒。

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一）以前茫昧（二）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三）百家（四）六合（五）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而之一邑，一邑敬之；去而之一州，一州異之；去而之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六）居則函丈，（七）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旣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蓋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

題解 是篇所以喻晏安之害也。

作者生平事實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宋末奉化人，咸淳進士。宋亡，寓居於鄞。著有剡源集。

注 〔一〕奮，猛然用力也。逆，迎也。批，手繫也。控，投也。遠，遮也。遏，止之也。 〔二〕殫，盡也。 〔三〕醴，甜酒也。 〔四〕浸

淫，以漸而入也。 〔五〕索，求也；謂急切欲得之也。 〔六〕恚，郁睡切，怒也。 〔七〕索，盡也。 〔八〕炎黃，炎帝神農氏，黃

帝軒轅氏也。 〔九〕茫昧，謂不可知也。 〔一〇〕九流，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見漢書藝文志。 〔一一〕百家，百氏之

書。 〔一二〕六合，上下四方，謂之六合。 〔一三〕安車，坐乘之車。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 〔一四〕函丈，

講席也。禮：『席間函丈。』

語譯

從前有個參氏國，國裏的風俗歡喜打架。有一個人最會打，他的力氣在國內可算第一；他對於怎樣迎、怎樣擋，以及各種的手法，都能盡他的技巧。其他會相打的人，雖然像牆壁樣的壯健有力，但一跳到他面前，一交肘便跌倒了。從此人人都心裏佩服他，全國的人沒有個能和他相打的。但是他們千方百計的想挫折他，就一同去奉承他，遊玩、喝酒、聽戲，想借此使他的身體疲乏。這個人也自以為我的相打已成絕技，漸漸想兼學些別種技術，

於是無所不爲，一切戲弄賭博等事，都去嘗試。一班奉承他的人，表面上是和他交遊，實在因爲打不過他，所以專心探求，偷學他的方法。過了好久，給他們偷學成功，猜想已經可以不再怕他，便有一個少年當着衆人發怒地說：『我們所以奉承你，因爲你會打，我現在要和你相打一回試試了。』明天，同在市上比武，這個人剛舉起手，雙足躍起，想向前撲去，但是已經氣喘力盡，不能振作了。所以現在講到一個人不能保全他的技術到底的，往往引參氏來作爲警戒。

夸氏國有個好修德行的士人，也是這樣。夸氏國裏的讀書人，拿書來問他，他沒有不知道的，拿技術來請教他，他也沒有不會的；從神農軒轅以前茫昧無名的時代起，下及於他本身所曾經歷的，其中興亡盛衰，是非善惡的事蹟，他沒有一樁不明白它的緣故；從儒家所應當從事的起，以及九流三教的學說，百家的書籍，宇宙以外的事物，奇怪恍惚的傳說，他沒有一種不能舉出它的梗概，也可算又辨又博的不平常的人了。他到一個縣裏去，一縣的人尊敬他；到一個州裏去，一州的人都驚異；到全國中去，全國的人都自愧道：『我見了這人，才知我枉做讀書人了。』因此到北方來奉他爲師，他出門便有舒服的車子可

坐，在家便有寬大的講席，弟子們來往不絕地來聽他的學說，他却只要安坐講授。他的學說是：『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不能夠件件精通，然而我有提綱挈領的方法；學了我的綱要之後，許多想要學會的都可以知道了。』弟子們得到他的學說和書籍，都極歡喜，不滿一年，都學習成功。先生因此洋洋自得；但是他的學問和本領祇有傳授別人，他的技能也是有出無入，沒有增加和接受了。他心裏私自慶幸；以爲我既然做了全國之師，怎能再辛辛苦苦去從事學問；以後，祇須遊玩尋樂，以終我一生就是了。這樣又過了幾年，弟子們常常到先生家裏去請教，先生的回答，從沒有超過以前所講的。於是稍覺嫌厭而不再去請教他。他越老越昏，師道更衰，弟子們更加脫離他，沒有人再供給他的飲食。他只好回到本國去，本國的人也看不起他。所以現在人講到爲師的道理，又互相警戒，不要像夸氏國那個人的樣子才好。

八 莊辛說楚襄王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

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磔，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已。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二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二五〕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
侯。〔二六〕方受命乎秦王。〔二七〕填黽塞。〔二八〕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題解

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爲氏，襄王名橫，卽頃襄王，懷王子。或以爲此篇係屬寓言。

注

〔一〕鄙語，猶言俗語也。

〔二〕蜻蛉，蟲名，與蜻蜓同類而異種；前翅之前緣較短，飛翔止息，常在一處，不能及

遠。〔三〕飴，錫糖也。〔四〕因是已，原本作因是以，連下句不可通。茲依王念孫說改之。因，由也。〔五〕攝取也。〔六〕

招，招來也。〔七〕黃鵠，大鳥也。〔八〕淹，淹留也。〔九〕陵，同菱，葉略成三角形，浮於水面，柄有浮囊，夏開白色小花，

實有角，衡同荇，葉如蓴，面青背紫，平貼水面，夏開淡黃色花，莖葉嫩時可食。〔一〇〕翮，羽莖也。〔一一〕落盧，落音波，以

石爲矢鏃也；盧，黑弓也。〔一二〕矰繳，以繩繫矢而射也。〔一三〕剡磬，剡音檻，利也；磬，同澹。〔一四〕扞，同隕。〔一五〕鼎鼐，

二器名，皆用以烹調飲食者。〔一六〕蔡靈侯，名般。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中。」〔一七〕高陂，卽高

丘也，在巫山之陽。〔一八〕巫山，在四川巫山縣東，亦稱巫峽。〔一九〕茹溪，在巫山縣城北。〔二〇〕湘，湘水也。〔二一〕高

蔡，卽今河南上蔡縣。〔二二〕子發，楚大夫。〔二三〕靈王，名圍。史記：「靈王召蔡侯，醉而殺之。」按淮南子：「子發伐蔡，

宣王郊迎。」新序亦作宣王。〔二四〕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並襄王幸臣。〔二五〕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

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後悉爲邑居聚落。

〔二六〕穰侯，秦相魏冉封於穰，地在今河南鄧縣東南。

〔二七〕秦王，昭王

稷也。〔二八〕郟，即郟，今之平靖關，是在河南信陽縣南。

語譯

我聽得俗語道：『看見了兔子再回頭指揮獵狗，還不能算晚；逃走了羊再修補羊圈，還不能算遲。』我聽說從前湯武以百里的地方興起，桀紂以整個的天下滅亡。現在楚國雖小，截長補短，尚有幾千里的地方，何止百里？王獨不曾見過蜻蛉嗎？六隻腳，四隻翅膀，飛在天地中間，低頭啄蚊子，蒼蠅來吃，仰面承接露水來喝；自以爲沒有憂患，和人類沒有爭競。不料身高五尺的兒童，方要調了飴糖膠在絲上，擲到四仞高的天空中，將它打落下來給螞蟻吃掉。

講到蜻蛉，還是小的呢，黃雀也是這樣。黃雀低頭啄食白米，仰面飛上茂密的樹林，振翅飛翔，自以爲沒有禍患，和人類沒有競爭。不料那些公子王孫，左手挾着弓，右手拿了彈丸，想要射擊到十仞高的天空裏，將它捉來誘招它的同類。白晝在茂密的樹林裏遊玩，日

暮已被用酸鹹的味烹調，一剎那間，已落在公子的手裏了。

講到黃雀，還是小的呢，黃鵠也是這樣。黃鵠在江海裏遊散，在大湖裏淹留，低頭啄食鱔魚和鯉魚，仰面嚼食菱和荇，奮起他的羽翼，駕在清風之上，飄颻地高飛，自以爲沒有禍患，和人類沒有爭競。不料善射的人，方要修理他的石鏃黑弓，預備他的矰繳，將射到百仞高的天空裏射在它身上，他被石鏃所擊中，矰繳所牽引，在清風裏折落下來。所以白天在江湖遊散，日暮已被烹調在鼎鑊裏了。

講到黃鵠，還是小的呢，蔡靈侯的事情也是這樣。他南遊高陂，北登巫山，喝茹溪的水，喫湘江的魚，左抱年幼的侍妾，右擁寵幸的美女，和她們在高蔡間坐了車子跑來跑去，不管理國家的事。不料子發方奉了楚靈王的命令，要用紅絲繩把他繫紮了去，送給他發落。蔡靈侯的事，還是小事，大王的事也是這樣。大王左有州侯，右有夏侯，跟在輦後的有鄢陵君和壽陵君，所吃的是封爵的俸米，所載的是四方進到府庫的金子，和他們駕車騎馬，在雲夢間跑來跑去，不顧天下國家的事。不料穰侯方奉秦王的命令，占據黽塞以內的地方，要驅逐大王於黽塞之外了。

九 蜃說

林景熙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之，以爲甚異。』余駭而出。

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海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峭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欵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

題解 春夏之間，海水溫度，低於空氣，故空氣海面密而空中薄。遠山、船舶、城市、宮室之光綫，除直達人目外，又斜上而入空氣稀薄處，幾經屈折，反射入目，故見此映像。舊說以蜃爲蛟龍之屬，能吐氣爲樓臺，其實非也。

作者生平事實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宋溫州平陽人；宋亡不仕，客於會稽；會元僧發宋諸陵，以遺骨建塔；景

熙以計易其骨，葬之蘭亭。著有林霽山集。

注 〔一〕漢天文志，漢書有天文志，東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二〕潁川主人，疑卽陳德初，爲景熙同邑人。 〔三〕滄溟，海也。 〔四〕浩渺，無邊際之貌。 〔五〕嶽，山峯也。 〔六〕崑岫，崑崙，危高貌；岫，峯巒也。 〔七〕歛，許鬱切，忽也。 〔八〕浮圖，亦作浮屠，卽佛陀之異譯，謂佛教徒也。老子，道家託始於老子，謂道教徒也。 〔九〕三門，釋氏要覽：「寺宇開三門者，佛地論云：「一曰空門，一曰無相門，一曰無作門。」今訛作山門。 〔一〇〕嵯峨，高大貌。 〔一一〕簷牙，屋際特出如牙之物，屋之飾也。 〔一二〕公輸，名班，魯之巧人也。 〔一三〕旆，旗邊所綴雜色之翹尾也。 〔一四〕冉冉，漸漸之意。

語譯

我曾經讀漢書天文志，裏面記載着：「海旁蜃氣象樓臺，」起初不信有這種事。庚寅年三月，我因逃避寇亂住在海邊。一天中午喫飯的時候，家裏的小僮從外面進來，嘴裏連稱怪事，說：「海裏忽然湧出幾個山來，都是從前沒有的。父老們看見了，都以爲奇。」我很駭異的跑出去。

剛巧潁川主人差人來邀我；我就到他家裏，和主人攜手同登聚遠樓，向東觀望。但見海波浩渺之中，有的筆直像奇峯，有的相联接，有的相並列；都像山峯一樣，時隱時現。一會

兒忽然變做城郭臺榭，像是一個繁盛之區，有人家數十萬家，魚鱗似的屋瓦，彼此相連接；中間有佛寺道觀，三門高大，兩面有鐘樓和鼓樓，簷牙歷歷可數，就是巧匠的妙技也不過如此。又過了一會兒，有的立着像人，有的散開像野獸，有的排列着像旌旂上的裝飾，或甕盎一類的器具，說不盡的千奇百怪。時候將近申時，才漸漸漫滅。剛才所有的都不知那裏去了，海面却和平時一樣。

一〇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一〕道杭東還會稽。〔二〕龍井有辨才大師〔三〕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四〕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五〕濯足於惠因澗，靈石鳩，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六〕自普寧幾經佛寺，十五里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

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題解

龍井地名，在浙江杭縣風篁嶺下；舊名龍泓，亦名龍泉。

注

〔一〕吳興，今浙江吳興縣。

〔二〕會稽，今浙江紹興縣。

〔三〕辨才，僧名；元豐間，自天竺歸老龍井，與蘇軾趙

抃相友善。

〔四〕參寥，僧道潛之號；能詩，有參寥子集。

〔五〕雷峯，在杭縣西湖旁，南屏之支脈也；道人雷就所居，故

名。〔六〕南屏，山名，在西湖旁；怪石玲瓏，若屏障凌空，故名。

〔七〕風篁嶺，在杭縣西南，修篁怪石，風韻蕭爽。

〔八〕

十五、十之五也。

語譯

元豐二年八月十六日，我從吳興出發，經過杭州，再向東回到會稽去。龍井有個辨才和尚，寫信叫我乘便到山裏去盤桓。等到出杭州城外，太陽已經下山了，從湖裏坐船泛到普寧，遇參寥和尚，問他龍井差來接我的竹轎在那裏，他却道：『因爲你沒有準時到這裏，已回去了。』

這個晚上，天空裏沒有一些兒雲，樹林中月光大明，連毛髮都可以數得清楚；我便捨

船登岸，跟着參寥和尙，撐着拐杖，沿湖走去。經過雷峯，越過南屏山，在惠因澗洗了脚，再從靈石塢抄小路走上風篁嶺，在龍井亭裏休息；據坐石上，酌些泉水來喝。

從普寧到這裏所經過的佛寺，大半都寂然不聞人聲。路旁的房屋裏，燈火或隱或現，草木格外覺得深鬱，澗中流水激在石上發出悲愴的聲音；幾乎不像是人間的境界。將近二更了，才到壽聖院，在潮音堂拜見辨才。第二天便回來了。

一一 題趙子昂畫卷

戴表元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一於郭恕先，^二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三有以得之耶？

題解

趙子昂，名孟頫，號松雪道人，湖州人。本宋室之宗室，後降於元。書法褚米，尤精行楷；善山水，兼工人物。

注

一 縑，絹屬，可以供書畫之用。

二 郭恕先，名忠恕，宋洛陽。

字學，著汗簡、佩觿等書。

語譯

趙子昂畫畫，向來就不大着意；對着客人拿出紙墨來，遊戲似的下筆，要畫樹就是樹，要畫石頭就是石頭。但是才畫得不多便已滿足，從不曾看見他所畫有從容宛轉像這個卷子長到十多尺的。從前有人送長絹去請郭恕先繪畫，恕先心裏不高興，但是不能推却，便畫一個小手輪，引出一根線來，一直到絹完，才在線端畫一只紙鳶，還給他。那個人心裏不高興，嘴裏卻不敢說，然而這卻不害爲奇筆。至於子昂的才氣，不減於恕先，乃能替求畫的人委曲到這樣地步，也許那個人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使他這樣吧？

一一 惲南田

吳德旋

武進惲南田畫工寫生，書學褚登善，酷似之，詩其餘事也，然爲之輒工。南田居甌香館，每作畫畢，自輒題詩其上。其自署或稱南田，或稱白雲外史，或稱草衣生，或稱東園客。

壽；然最著者南田，故世稱南田三絕。

南田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更字正叔。南田與同里胡芊莊、陳道柔、楊起文、董敷五、唐仲元爲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逸者也。

南田遊太倉，太倉王氏多善畫，然雅推南田。而南田所畏者，虞山王石谷也。石谷學畫於王煙客，及其成也，雖煙客亦畏之矣。南田畫初工山水，見王石谷畫，自以爲不如石谷，乃改爲寫生，以避之。然南田寫生遂爲天下第一手。南田生時，畫每幀可直一金，書因畫並稱，不獨重也。今寫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畫真者，百不得一焉；得可直數十金矣。

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真贋錯亂，然寶之者以爲勝於董玄宰。王學愚酷嗜南田書，藏其真跡甚夥，遴之，得尤精者數十紙，勒石焉。學愚名曰且，其爲人內行甚修，生平急朋友難，奮不顧身，亦奇士也。

作者生平事實

吳德旋，字仲倫，清宜興人，道光間卒，著有初月樓集及聞見錄。

注

〔一〕武進，縣名，今屬江蘇。〔二〕褚登善，名遂良，唐錢塘人，工楷隸；高宗時，封河南郡公；武后立，貶愛州刺史。

以憂卒。〔三〕三絕，謂詩、書、畫三者，皆超絕也。唐書：「鄭虔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四〕毘陵六逸，毘陵，漢縣名，治今江蘇武進縣。唐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

飲，號「竹溪六逸」；此亦援用其名耳。〔五〕太倉，今江蘇太倉縣。〔六〕王氏多善畫，如王鑑、王時敏，及時敏之孫

原祁，並善畫，與王翬齊名，時稱四王。〔七〕虞山，今江蘇常熟縣，地有虞山，因名。〔八〕王翬，字石谷，別號耕煙，清常

熟，人師，王時敏畫山水，時稱畫聖。〔九〕王煙客，時敏號也；字遜之，畫山水法大癡，得其神髓，為清初畫家領袖。

〔一〇〕寫生，為書法之一派，臨摹花鳥等實物是也。〔一一〕直，同值。〔一二〕歙，音吸，今安徽歙縣。〔一三〕遴，音鄰，謹選也。

語譯

武進恽南田繪畫長於寫生；書法學褚遂良，學得很像；詩不過是他的末技，但做起來就必好。他住在甌香館裏，每繪畫告成，便自己題一首詩。他的署名有時用南田，有時用白雲外史，有時用草衣生，有時用東園客，壽；但是最著名是南田，所以世人稱為「南田三絕」。南田名叫格，字壽平；後來以字行，就改字正叔。他和同鄉胡芋莊、陳道柔、楊起文、董敷、唐仲元等做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逸，指的就是他們。

他曾經遊過太倉，太倉姓王的也有許多人善於繪畫，但是都很推重他。他所敬畏的，是虞山王石谷。石谷的畫，學自王煙客；等到學成功，連煙客也敬畏他了。南田的畫本來擅長山水，見了石谷的畫，自以為不如，便改學寫生來避讓他。但是南田的寫生畫，也就成爲世間第一能手。他在世時，每幅畫值到一金。書法是因畫而並稱的，並不單獨見重。現在的寫生家大都冒用他的名字。所以他的真跡，百幅中不能得到一幅；得到一幅便可值幾十金了。

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真假錯雜，但是寶貴他的人以為勝過董玄宰。安徽王學愚最愛南田的書法，藏有他的真跡很多；他選出最好的幾十幅，刻在石上，學愚名叫日且，他的爲人私德很端方，生平救朋友的急難，每每奮不顧身，也是一位奇士呢。

一三三 筆疇序

唐順之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鬪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詰，嘲諧詼諢於其旁，則釋然一噓，而

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媪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禳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談謔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禳祥或勝於士師理官。滑稽禳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兇，則君子所以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禳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

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醜；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文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是爲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矧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恍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

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三既得其全書，於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其父之志云。

作者生平事實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進士，著有荆川集等書。

注

〔一〕噱，大笑也。

〔二〕恣睢，恣意怒視也。

〔三〕士師，周官名，主察獄訟之事。

〔四〕巫兒，意本漢書地理志：『今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此處可作巫者解。佛媪，佞佛之老婦人也。』

〔五〕禳，謂祀鬼以求福祥，謂吉凶之兆。

〔六〕瞿，驚視貌。

〔七〕駭汗，因驚而汗出也。

〔八〕詭，違也。

〔九〕繩墨，喻

法度也。

〔一〇〕迷陽，郤曲，迷陽，謂詐狂；郤曲，謂曲行。莊子：『迷陽迷陽，無傷我行。我行郤曲，無傷我足。』

〔一一〕剡，音

咄，刊也。

語譯

無論什麼事物，如果可以勸誘世俗的，那麼君子都不肯廢棄它。平常人一發了怒，挺起身來兩相鬪毆；在這時候，有人用嚴肅的語氣，拿詩書禮樂一類的話來勸他，那只有增加他的怒氣而且加快他的鬪毆罷了。倘是個滑稽的人，在旁說幾句微言冷語，再加以嘲

弄嬉笑，那麼他們會釋然一笑而散。小人女子，常在暗中施展他的兇毒，有人把國家的法律來嚇他，他仍舊傲然自若；倘若是巫者或佛婆把鬼神來嚇他，舉些吉凶報應的事，那麼他就目瞪口呆，驚駭流汗。如果可以解除鬪毆，那麼嘲弄謔笑，有時比詩書禮樂容易見效；如果可以嚇退兇頑，那麼鬼神報應之說，有時勝過國家的法律。滑稽報應的話，並不是君子的話；但它可以解除鬪毆而嚇退兇頑，所以君子也就用來勸誘世俗了。照這樣說起來，只要可以勸誘世俗，雖然戲弄像滑稽、虛誕、像報應的話，尙還不廢棄；何況那些根據古人而不違背法度的話呢？

《筆疇》這部書，從立身用物，至於家常細小蕪雜的事都完備，從經史百家，至於小說街市的閒談也多所採錄，所以不全是風雅醇厚；但他的大旨，著重在使人戒備謹慎，溫柔寬厚，選擇當行的路而行，以避免罪惡。他對於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文、去華諸說，大都稱引老子莊子的話。但是古人所重的厚施、薄責、懲忿窒慾一類的話，書裏亦常常可見。從前人以爲老莊生於亂世，身處危境，要想用曲的方法來保全自己；所以時常尊重柔弱，排斥剛強，甚至處身在材與不材的中間，詐狂曲行，拿來瞞過世人而避免災禍。做這書的人，他

的用意想來也是這樣。雖然這樣說，但教明白事理的人讀了，自然可以看透他的深意，刪略他的缺點，而揀取他的合理部分。教街市鄉里的人讀了，並且心裏將有所驚怕，恐遭禍害而希望得到安全，便除去他的不耐、鬪爭、放肆、兇頑的習慣，去親近謙柔、長厚、寬身的做人之道。這不是有志於勸誘世俗的人的一種幫助嗎？

這部書本來有木板刻本，同鄉吳前川老前輩刻來揭示在墳墓旁的屋裏，給鄉村裏的人觀看。但是祇有一半，沒有完全。後來他的兒子鳴三得到全部，便一起付刻，使他在世上廣為傳播，完成他父親未完的志願。

一四 陸白齋傳略

葉廷瑄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一）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之爲白齋先生。

白齋皙而髯，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之以相贈，終無所吝惜。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二）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恆澗（三）跡市塵，不欲自有其長，默默若無

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譌，沿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

家計 〇 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可供數日餐，則槌戶不復出；貲罄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值，妄訾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 〇 略不爲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 〇 不難致中人貲。白齋掀髯笑曰：『夫鼯鼠 〇 飲河，止於滿腹。吾且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饔飧，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

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詬誶，晏如也。尤善蠅頭 〇 細書。有人泐 〇 之盤盂几研以進御，純皇 〇 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令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

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攜乾餼 〇 架木懸綆，手自搨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類，寫爲縮本若干卷，校勘極慎，可補洪婁 〇 諸家書及顧氏隸辨 〇 之漏。晚年尤好飛白 〇 有飛白錄二卷。

宗人紉之汝蘭以金壇 〇 段右白驥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爲刪存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紉之言：『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顛頷 〇 以終。所集隸書

數十册，在日爲畢秋帆。〔七〕尚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

注 〔一〕白玉蟾，宋閩清人，姓葛，名長庚，字如晦，家瓊州，號海瓊子；後隱於武夷。初至雷州，繼爲白氏子，名玉蟾，博

洽羣書；善篆隸草書，工畫梅竹，事陳虛翠九年，始得其道；一日不知所往。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著有海瓊集羅浮山

志等。 〔二〕八分，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王次仲作八分；八分者，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故

名八分。一說：八者，分背之意，象其體之左右分背也。 〔三〕溷，戶困切，亂也。 〔四〕家計，猶言家財。 〔五〕傲岸，高傲

不和於物也。 〔六〕通顯，謂顯達之家。 〔七〕鼯鼠，亦稱鼯鼠，常居士中。莊子：『鼯鼠飲河，不過滿腹。』 〔八〕蠅頭，

喻微小也。 〔九〕泐，音勒，刻識之也。 〔一〇〕純皇，清高宗也。 〔一一〕乾餼，乾食也。 〔一二〕洪婁，宋洪适婁機也。适撰隸

釋二十七卷，蒼萃漢隸一百八十九種，依其文字寫之，其以某字爲某字，具疏其下；又撰隸續二十一卷，體例與前書

同；今已殘闕矣，傳本非其舊也。機撰漢隸字類六卷，鈎摹漢碑之字，依韻編次，凡漢碑三百零九，魏晉碑三十一，各

記其年月、地理、書人姓名，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注。 〔一三〕顧氏隸辨，清顧藹吉撰，鈎摹漢隸，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

下分注碑名，並引碑語；凡八卷。 〔一四〕飛白，書體之一種，筆畫枯槁而中空者，後漢蔡邕所作。 〔一五〕金壇，縣名，今屬

江蘇省。 〔一六〕顧頡音喊箇，不飽貌。 〔一七〕畢秋帆，名沅，清鎮洋人，乾隆進士，官至湖廣總督；著有靈巖山人詩文集

等書。

語譯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他曾經得到一幅仙人白玉蟾的畫像，掛在書齋裏禮拜他，因此自號爲白齋。吳地的人不論賢愚都叫他白齋先生。

白齋面色最白，有髯鬚，學問廣博，歡喜談論，藏有許多古代書法和名人墨跡，有人愛好那一種，就立即送給他，一點也不吝惜。他對於書法，從鐘鼎文、古文起，下至八分、行書、楷書，沒有一樣不研究；尤擅長八分。平常時候，常混跡在街市上，不願意自顯他的長處，所以靜默不多話，像個一無本事的人。等到有人拿古文、奇字、古隸偏旁的正誤來問他，那麼他就根據歷史，探出他的來源，沒有答不出的，因此人家都猜測不出他的底蘊。

他的家產漸漸沒落，不得不常常帶了寫的字到市上去；賣得的錢如果可以供給幾人的飯食，那麼便幾天關了門不再出來；錢用完了便再到市上去。買的人因爲想低價錢，睛批評他的字如何不好，他也和顏承受，沒有不悅的面容。有人備了許多錢請他寫字，那他是很有驕傲地絲毫不去理會。相知的朋友憐惜他年老多病，勸他做人不要太清高；如肯

遍遊顯達的人家，不難得到中等人家的資產。他便掀髯笑道：『莊周說過：鼯鼠在河裏喝水，只要肚子滿了就夠了。我一天到晚寫字來求得飯食，也足夠了。如果受了千金的餽送，沒有什麼還報，那豈是我所願意的嗎？』

平日在家，一心臨字，雖然妻子小孩在旁吵罵，也若無其事。尤善於寫小楷。有人把他刻在盤盃几硯上去進呈高宗皇帝，皇帝大加贊美，他的聲價立刻大增，學八分書的人都效法他。把八分書寫成小楷，本來是從他開始。他曾經自己批評道：『拿我的書法和古人相比，相去很遠，不過規矩不願稍爲越出罷了。』假使他能得到好紙和好筆來寫，那他的成績怎能估量得出呢？

凡是逢到什麼地方有古碑，雖是在高巖上或深壑裏，他必定帶了乾糧，搭起木架，掛了繩索，自己親手搨摩，辨別他漫漶的地方。他曾經彙集漢魏六朝隸書的碑文，依照次序種類，寫成縮本若干卷，校勘極謹慎，可以補足洪适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和顧藹吉隸辨等書的缺漏。到年老時尤歡喜飛白，著有飛白錄二卷。

族人紉之（名汝蘭）拿金壇人段右白（名驥）所撰白齋先生傳給我，我就把

他刪改存留他的大略。將來有人要記錄吳地的高士，或者本文有可以採取的地方，叙之道：『白齋家裏貧困以後，兒子又不肖，活到八十多歲，飢餓而死。所集隸書幾十冊，在他生時已賣給畢秋帆尙書，還沒有刊刻，畢家因事被抄，就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五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

且告之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於

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注 〔一〕河東，唐十道之一，今山西省之地。 〔二〕崇，充也，聚也。 〔三〕澍，水厓也。 〔四〕假，攝也，猶今之署理也。

〔五〕零陵，今湖南零陵縣，唐永州舊治也。 〔六〕的，明也。 〔七〕考績幽明，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按子厚以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故上文云賤且辱也。

語譯

河東薛存義將起程的時候，柳子帶着大盃的肉，滿杯的酒，追到江邊去送他，替他餞行。

並且對他道：『你知道做地方官的職務嗎？其實官就是百姓的僕役，所以做官的人並不是役使役使百姓就可完事。凡靠土地謀生的百姓，拿出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來雇用地方官，是要他公正地調停百姓的曲直。但是現在的官，受了百姓的俸祿，不替百姓做事的，普天下都是；不但不做事，還有借了官的勢力去偷百姓的錢的。譬如你家裏雇了一個傭人，受了你的工錢，不替你做事，還要偷你的東西，那你一定要發怒而把他趕出去了。見』

在天下的官都像這樣，但是百姓不敢對他發怒而趕掉他，這爲什麼呢？因爲勢力不同呀！勢力雖不同，道理總是一樣的，百姓怎會對待他好呢？想到這些，如果是個明白道理的人，能夠不畏懼嗎？」

存義署理零陵令已有二年了。白天做事，晚上策畫；既勤力，又勞心，獄訟都平息，賦稅也均勻，老老少少沒有一個心懷詐僞，行爲橫暴的。他的確是不虛拿百姓的俸祿了，他知道對百姓有所畏懼也很顯然了。我位分很低，而且受過恥辱，不能參與升遷和斥退的大權；所以在他赴任這一天，拿酒肉來獎勵他，再加上這幾句話。

一六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

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言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題解

諫議，官名，卽諫議大夫之省稱。王安石行新法時，司馬光適官諫議，作書與安石，以爲不可，安石報以此書。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主行新法；著有臨川集。

注

〔一〕強聒，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

〔二〕鹵莽，輕脫苟且也。

〔三〕壬人，佞人也。

〔四〕洶洶，人衆而鼓譟不

靖也。

〔五〕盤庚，商陽甲之弟。商書：『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六〕膏澤，猶恩澤也；膏澤斯

語譯

昨天承蒙你見教，私心以爲和你同遊同處，相交的日子很久；但每逢議論政事，往往不相投合，這是所抱主張不同的緣故。雖欲向你勉強辯白，終於得不到你的亮察的，所以只略爲作覆，不再逐一自辯。又念蒙你看待我很厚，覆信不應該這樣苟且，所以現在說明原委，希望你或許能夠諒解。

大概儒者所爭論的事，尤在於名和實。名實明白了，天下一切的理都懂得了。現在你所見教的，以爲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所以引起天下的怨恨誹謗。在我，以爲奉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上討論法制共同修正，然後授給百官，不能算侵官；舉行先王制定的政治，用來興利除弊，不能算生事；替天下整理財用，不能算征利；關斥不正當的學說，責難奸佞的小人，不能算拒諫；至於怨恨誹謗的多，那麼本來早已知道會這樣的。一般人習慣於苟且隨便已經不是一天，許多士大夫對於不關懷國家大事，和世俗一樣去諂媚大眾都認爲

是應該的事。皇帝要想變易這種習慣；我也不量敵人的多少，要想出力助皇帝抵抗他們，那麼大衆爲什麼不要鼓譟起來呢？從前盤庚遷都於殷，連百姓都怨恨，不但是朝廷裏的士大夫。但是盤庚不因有人怨恨的緣故，而改變他的主見；因爲根據了正義然後去做，只知是合理而不覺得有懊悔的地方了。

你如責備我在職已很長久，不能幫助皇帝有作爲，使百姓得到好處，那我是願意認罪的。如果說現在應該一切都不要做，只要遵照從前所做好了，那却不是我所敢接受的。

一七 趙威后問齊使

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太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是，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
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
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
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注 一齊王名建，襄王子。 二趙威后，趙惠文王后。趙王丹立，太后用事。 三恙，風俗通：「恙蟲能食人心，

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引仲之，平安如故，皆可云無恙。 四說與悅通。 五鍾離子，鍾離，複姓，

晉伯州犁奔楚，食采鍾離，因氏焉。 六不業，謂不使之仕而成其功業也。 七葉，音攝；葉陽地名，當今河南葉縣。

八息，安也。 九北宮，嬰兒子，齊之孝女。北宮，複姓；嬰兒子，女名也。 一〇環瑱，耳臂之飾。 一一朝，謁見尊敬

之人謂之朝；史記：「日往朝相如。」 一二於陵子仲，卽陳仲子。於陵，地名，於讀如烏，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西南。 孟

子：仲子，齊之世家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語譯

齊王差人去問候趙威后，書信還沒拆開，威后問使者道：『貴國年歲好嗎？百姓好嗎？王也好嗎？』使者不高興的說道：『我奉王命來問候你，現在你不先問王，反先問年歲和百姓，難道應該先問卑賤，後問尊貴嗎？』太后道：『不是這樣的，倘然沒有收穫，那裏會有百姓？倘然沒有百姓，那裏會有國君呢？難道有捨根本而先枝葉的問法嗎？』

因此更進一步的問道：『齊國有個處士叫鍾離子的好嗎？他的爲人，有糧食的人給他糧食，沒有糧食的人也給他糧食；有衣服的人給他衣服，沒有衣服的人也給他衣服；這是個幫助王養育他的百姓的人，爲什麼到現在不給他事情做呢？還有個叫葉陽子的好嗎？他的爲人，哀憫鰥夫寡婦，憐卹孤兒獨老，救濟窮困，補助不足；這是個幫助王蘇息他的百姓的人，爲什麼到現在不給他事情做呢？北宮家的女兒，嬰兒子好嗎？她除去她的釵環，到老不嫁，奉養父母；這是個領導百姓實行孝道的人，爲什麼至今不令她朝見呢？這兩個處士沒有事情做，一個處女不令她朝見，怎能做齊國的王，撫愛百姓呢？於陵仲子還在嗎？他的爲人，上對於王不盡臣禮，下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中不能和諸侯交遊；這是個領導百姓都變爲無用的人，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殺掉他呢？』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四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誰可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墨者有鉅子，腹蘊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蘊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令吏弗誅，腹蘊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作者生平事實

呂氏春秋，舊題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今本凡二十六卷。分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

各十餘萬言，大抵以儒術為主，而參以道墨二家。

注

〔一〕遂，成也。

〔二〕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按左傳載祁奚請老事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

疑誤。悼公名周。

〔三〕祁黃羊，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

〔四〕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即今河南沁陽縣。

〔五〕鉅子，

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見莊子注。

〔六〕腹蘄，腹姓，蘄名；蘄，音噉。按呂氏春秋高誘註謂鉅姓，腹

蘄字，非也。

〔七〕秦惠王，名駟，孝公子。

語譯

天沒有私心的遮蔽，地沒有私心的載負，日和月沒有私心的照耀，四時沒有私心的運行，都是做他所應當做的，萬物就得以長成了。

堯有十個兒子，他把天下不傳給兒子而傳給舜；舜有九個兒子，他把天下不傳給兒子而傳給禹；這是他們的大公無私。

晉平公問祁黃羊道：『南陽缺個縣令，誰可去做？』祁黃羊答道：『解狐可以去。』平

公道：『解狐不是你的讎人嗎？』答道：『你問我的是何人可去不問是不是我的讎人』平公曰：『不錯，』使用他，百姓都稱道他好。過了幾時，平公又問祁黃羊道：『國都裏缺一個尉官，誰可去做？』答道：『午可以去做。』平公道：『午不是你的兒子嗎？』答道：『你問的是何人可去，不問是不是我的兒子。』平公道：『不錯，』便也用他，百姓都稱道他好。孔子聽得這事，說道：『祁黃羊的話對極了！』——舉薦賢人外不避讎人，內不避兒子，祁黃羊可稱爲公正了。

墨家有個鉅子叫腹蘅，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道：『先生年老了，沒有多的兒子，我已令法官不要殺他，先生就聽從了我的話吧！』腹蘅答道：『墨家的法律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要用來禁止殺人傷人的。禁止殺人傷人，是天下最合理的事。王雖然令法官不要殺他，但是我不能不施行墨家的法律。』不肯允從，惠王只好把他的兒子殺了。——兒子，人人都私愛的；能夠捨棄私愛而行最合理的事，鉅子可稱爲公正了！

一九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見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

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蝨之微，將若車輪也；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殺，殺不暇的，用是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

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御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

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

作者生平事實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人；興定進士，著有遺山集等書。

注 〔一〕觴客，猶言饗客。 〔二〕跨，乘也。躡，追隨也。 〔三〕彀，弓滿也。 〔四〕的，射侯之中也。 〔五〕支，通也。

〔六〕走，猶言僕也，自稱之謙詞。 〔七〕下駟，猶言劣馬也。

語譯

晉侯在柳溪宴請賓客，教他的女婿騎馬射箭。女婿是個美少年，騎了馬在柳行之中追逐，好勝驕傲的態度顯露在面上。幾萬個頭聚着看他，好像一定能夠射中而又能夠取到的樣子。接着樂聲大作，第一箭射出去，箭落在地上，第二箭射穿了馬耳的左邊，馬受痛而逃，他和弓箭都從馬上跌下來。左右的人都跑去援救，四肢身體雖然沒有殘廢，但是內部好像已受了傷。晉侯很不樂，便謝客停宴。

有個下座的客人進前說道：「射箭是一種技術，但是也有道理：沒有「心得」而能射中鵠的是沒有的事。什麼叫做「心得」呢？馬呀，弓箭呀，身體呀，鵠的呀，四樣東西合成爲一個。那麼鵠的雖如蝨樣的微小，也將像車輪一般大；雖有意要不射中，也做不到了。沒有心得的便不是這樣：身體是身體，馬是馬，弓箭是弓箭，鵠的是鵠的。顧了身體顧不到指揮

馬，顧了馬顧不到拉弓，顧了拉弓顧不到鵠的，像這樣要想在奔馳的中間射中，他沒有跌破頭，折斷手脚已萬幸了。那裏有射中的希望呢？我並不是對於射箭有什麼獨到的地方，但是曾經學過，我敢請借外面馬棚裏的劣馬，以盡賢主人的歡樂，不知道可以嗎？

晉侯不允許，回頭對他自己人道：『一隻馬要值百金，一放腳就是一百里，馬鞭子在你手裏，叫我到什麼地方去追你？』隨即將酒席散了。

元子聽得這事，說道：『天下的事從此可知了。做的人一些不懂，懂的人他又沒有得做；一個因此失敗，一個因此廢棄，這真是可嘆的事啊！』

二〇 人材

顧炎武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讀今日之

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二〇}以上，法令繁而輔之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二二}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二三}，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二四}，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二五}，將衆則罷^{二六}怯。」又如劉蕡^{二七}所云：「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二八}之無用矣。

實錄^{二九}言：「宣德^{三〇}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三一}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三二}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三三}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三四}之治矣。」

作者生平事實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崑山人。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等數十種。

注

〔一〕葉適，字正則，宋永嘉人，淳熙進士，學者稱水心先生。著有水心文集等書。

〔二〕陳湯，字子公，漢瑕丘人；元

帝時爲郎，使西域，矯制斬郅支單于，賜爵關內侯。成帝時，王鳳奏爲從郎，以賄徙邊，還長安卒。

〔三〕拖腕，猶掣肘，謂

把持其腕，使不得逞也。此言湯與甘延壽斬郅支，匡衡等罪其矯制，及坐言事，而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是也。

〔四〕

枚乘，漢淮陰人，善屬文，爲梁孝王上客。

〔五〕相如，字長卿，姓司馬，漢成都人，長於辭賦，豐瞻富麗，漢魏六朝文人多

倣之。

〔六〕經義，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伸其義，故謂之經義；明清沿之而體裁稍變，俗稱八股。

〔七〕管仲，名

夷吾，春秋齊顛上人，相桓公成霸業。

〔八〕孫武，春秋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遂霸諸

侯。

〔九〕科條，猶言法令也。

〔一〇〕萬曆，明神宗年號。

〔一一〕絕纓，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

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

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勝之。問之，乃夜絕纓者也。」

〔一二〕盜馬，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

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

環繆公之車矣；晉梁山靡已叩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

〔五〕罷同疲。〔六〕劉蕡，字去華，唐昌平人，擢進士第；文宗時，應賢良對策，極言宦寺禍國；考官畏宦官，不敢收；後授祕書郎，宦官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七〕徒法，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八〕實錄，史體名稱，專紀帝王一人之事跡者也。明清皆置有實錄館以司其事。〔九〕宣德，明宣宗年號。〔一〇〕楊溥，字弘濟，明石首人，建文進士；仁宗時，擢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正統中入內閣典機務，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定。〔一一〕董仲舒，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後爲膠西相，以病免。著有春秋繁露。〔一二〕三物教民，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一三〕允釐，釐治也。虞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語譯

宋人葉適說：『法令一天繁雜一天，治國的工具也一天嚴密一天，禁防百姓束縛百姓至於不能活動；一個人的思想，自然不能越出範圍；所以人材也因此不振作了。』現在和人略略談到法度以外的事，就搖着手不敢做。所以像漢代的能盡用人材，陳湯尙且爲

文墨吏所牽掣；何況是現在呢？一般豪傑之士，沒有機會可以奮發有爲，便和平庸的人一樣，那是當然的事了。

假使教枚乘、司馬相如一班人學習現在的經義，那麼一定寫作不出他們那樣的文章；教管仲、孫武一班人讀現在的法令，那麼一定運用不出他們的權略。所以法令是敗壞人材的東西，防止奸宄的好處不過十分之三，阻遏豪傑的壞處到常有十分之七。

在萬曆以前，法令雖繁雜，但用教化來輔助它，所以那時政治還算小康。萬曆以後，法令仍在，但是教化亡失；於是機變的人一天多一天，有材能的人一天減一天；這時的所謂君子，雖平時得寵縱恣，但患難時却不肯出死力；所謂武士，雖平時常受厚賞，但戰時却不肯救君王的禍患。真像墨子所說：『教他守府庫他就偷盜；教他守城他就反叛；教他斷獄，他斷得不公平；教他分財，他又分得不均勻。』也像呂氏春秋所說：『一做官就荒淫，一近財就貪污，一做近臣就不肯諍諫，一做將帥就胆怯不前。』又像劉蕡所說：『智謀不足以翦除奸兇，他的詐僞倒足夠施展威福；勇力不夠用來保衛土地，他的橫暴倒足夠爲害鄉里。』唉！我早已見到單靠法令的沒用了。

實錄裏說：「宣德五年八月丙戌，皇帝已罷朝居文華殿，學士楊溥等在旁侍立。皇帝問：「選擇百官，用什麼方法才可以盡得適當的人？」溥答道：「只要嚴格的薦舉，精密的考選，便何愁不得？」皇帝道：「近代法律，做官的犯了罪要連坐薦舉他的人。如果因一句話的推薦，要叫他擔保一生，那不是椿難事嗎？我以為祇要教養得法，人材自會出來。漢朝董仲舒說：平日不教養人材，要想求賢人，猶之乎不雕琢璞玉，要想求文采一樣。這是懂得根本的話。徒然依照尙書所謂三載考績，不去行周禮所謂三物教民，雖是堯舜，也不能成功他平正的政治了。」」

一一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

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前軒過，予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吾妻死，室壞不修。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

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注

〔一〕項脊軒，宋時有歸道隆者，居太倉之項脊涇，爲熙甫之遠祖，軒之取名以此。

〔二〕滲，史譜切，漉，音祿，滲

漉，水由微孔下漏也。

〔三〕楯，音盾，欄楯，欄檻也。

〔四〕斑駁，龐雜也。

〔五〕爨，音竈，異爨，分居也。

〔六〕大母，祖母

也，姓夏氏。

〔七〕呱呱，小兒啼聲。

〔八〕束髮，謂成童之年也。

〔九〕象笏，笏，一名手版，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

〔一〇〕太常公，夏景也，字仲昭，明崑山人，永樂進士，歷官太常寺卿。

〔一一〕歸寧，女子既嫁，歸問父母之安否，曰歸寧。

〔一二〕亭亭，聳立貌。

語譯

項脊軒是靠南的一間舊閣子。軒的裏面約有一方丈大小，祇可容得一個人居住。這間已有百年的老屋，灰塵泥土，空隙漏洞，到處都是；每逢下雨，須將書桌遷移，可是看來看去，沒有地方可以安放，又因門面朝北，所以晒不到太陽；太陽一過午，室裏便已昏暗。我把它略爲修葺一下，使它上面不漏，前面開四個窗子，庭的周圍都砌牆，當着南面來的太陽，牆上的日光以照過來，屋裏才有些光亮。又在庭裏種了些蘭花、桂樹、竹子，從前的欄檻也

就增加了顏色。借來的書籍裝滿架上，躺下身子，仰起了面，嘴裏嘯着唱着，或者靜默獨坐，覺得萬籟都在作聲；庭中階上很寂靜，小鳥常來啄東西喫，就是有人到來也不飛去。每逢十五日的晚上，月亮映到半牆，桂樹的影子斑斕駁雜，風起時，影子珊珊而動，很是可愛。但是我住在這裏，快樂雖是多，悲傷也不少。

在先，庭裏本來南北相通。後來父親一輩分了家，裏面外面做了許多小門，牆壁到處都是。東家的狗，向着西家裏吠；請了客人，要走過廚房；雞棲息在大廳上；庭裏先做竹籬，後來竟改做牆垣，已變更兩次了。家里有個老嫗，曾經在這裏住過。她是先祖母的婢女，做過兩代的奶媽，先母很厚待她。室的西邊和臥房相連，所以先母也會到過這裏。老嫗常對我說：『某地方，你的母親站立過。』又說：『你姊姊在我懷裏呱呱地哭。你的母親用指頭扣着門問：「孩子冷嗎？餓了嗎？」我在板外答應她。』話沒有完，我的眼淚已淌下來，老嫗也流着淚。

我從成童時起，便在軒裏讀書。一天，祖母走來對我道：『我的孩子，好久不見你的影子了。爲什麼一天到晚不聲不響的在這裏，像個女孩子似的？』等到去時，用手拉上門，自

言自語道：『我家的人讀書，長久沒有成就了，這個孩子或者有一天會成功呢？』一會兒又來，手裏拿着一塊象牙手版，說：『這塊手版，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着上朝的。將來你也應當用得着。』看見了遺跡，回想當時，像在昨天一樣，令人禁不住大哭。

軒的東面，從前做過廚房。到那邊去，必要從軒前經過；我關了門住在裏面，過了多時，能夠從腳步聲辨出經過的是誰。吾妻過門後，常常到軒裏來，向我詢問古事，有時靠着書桌練習書法。她每歸寧回家，常轉述她的妹子們的話道：『聽說姊姊家有個閣子，什麼叫做閣子呢？』後來她去世了，室壞了便不修。我多時臥病在牀，很覺無聊，就叫匠人修葺南閣子，裝置和從前略有不同。但是從此以後，我常常出門在外，不常住在這裏。庭裏有棵枇杷樹，是吾妻去世那年親手種的，現在已經長得高高的像一頂傘了。

一一一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_二之術者。

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_三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

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薺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憫二人者之所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

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能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客逡巡無以應。

注

〔一〕祿命，言人生祿食運數也。論衡：『人有命，有祿，命者富貴貧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二〕治蔬，種蔬

菜也。

〔三〕田一區爲一畦。

〔四〕薺，音蒿，去草也。

〔五〕萎翳隕穫，猶言枯槁無所收穫也。

〔六〕逡巡，行不進也。

賈誼文：『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語譯

方子在菜園裏澆水，有個客人到來，大談人生的運命。

方子說：『你要懂得運命嗎？我正在種菜，就和你談談種菜好不好？起初，我和兩個鄰人各種菜幾十區；土質是一樣的，種的時候相同，菜的種子也相同。其中一個人，依時除草，灌水培養，也很適宜，他的菜要算最興盛。但是因爲竹籬不堅固。一天，有隻逃走的牛撞籬而過，踐踏得一棵也沒有。另一個人很懶惰，不去好好培養，時雨過後，草長得很高，菜反而伏在草裏面，萎枯不見陽光，元氣損傷，不再有生氣。我很可憐他們兩人的結果，便修好我的竹籬，使牲畜不能進來；常常除草灌水，使菜沒有什麼災害；所以我所種的獨是興盛而肥大。』

這三人的事也可以講運命嗎？世上的人，竭力去經營，去奔競，以求得富貴，毫不顧慮到外患的，和菜園被牛踐踏一樣。有自己不肯上進，因此困厄於卑微貧苦中的，和菜園長滿了草而枯萎一樣。和運命有什麼關係呢？現在空談什麼豐、齋、禍、福是天所定，以爲一定會來臨；而不肯查考由於人力的修治、戒備，沒有做得周到。天道和人道相離，運命也就說不通了。』

那客人欲進不前，沒有話可以對答。

一一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 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憊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歟。

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君子，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

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是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乎？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

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

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深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歟？將併舉其母而獄之歟？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

至彼論佛之所爲，啍啍嘔嘔，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吾知其必無是事也。

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注 〔一〕 咄咄，林林，繁盛貌。 〔二〕 啍啍，音休，譁也。 〔三〕 囹圄，獄也。 〔四〕 箠楚，杖刑也。 〔五〕 舞，文法以入人罪曰

文致。 〔六〕 蜚，與飛通。 〔七〕 啍啍，音許，言語順也。 〔八〕 嘔，音歐；嘔嘔，悅言也。又慈愛聲。 〔九〕 寤，覺也。

語譯

世間所謂佛教，他們用什麼方法，能夠使得人們這樣的信奉呢？人類的常情，沒有不歡喜安樂而憎恨憂患的；所以必須把他常常懼怕的事來恐嚇他，把他常常希望的事來誘惑他，然後不等驅逐，他們也會自己向前了。佛教創立禍福的說法，真是巧於招引人們呢。

四海之內，人是多極了，沒有一個人不被招致，是什麼原因呢？真的，他們不但誘惑愚昧的人，聰明人也被誘惑了。人類常情，沒有不愛他父母的。父母死了，哀痛還沒有停止，說在冥中要治他們的罪，誰能不驚懼而心動呢？偷然有些疑心，那麼許多人都這樣說，好像他們親眼看見死人被拘在地獄裏，受着敲打，希望有人救他；所以中材的人，沒有不像波浪相逐和螞蟻相附。雖然有幾個重實行奉真理的君子，也有意造作死人的罪狀，去向泥人木偶哀求。他自己固然以為是孝，而不知道這是大不孝；不是很可悲的事嗎？

而且他們又說，殺了生物也須償命，所以有牛、馬、羊、豬、蛇、虺的訟案；這樣說來，天下一切的動物都不可以殺的了。那麼像虎、豹、鷹、鷂等，他們搏擊別的鳥獸來吃，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獨是沒有罪嗎？人類殺了生物要入地獄，虎豹吃了人類反而沒有地獄，那是怎樣的

看重禽獸而輕視人類呢？

他們又說，養兒子的婦人必有大罪。所以小孩和女人尤其相信，想要報答他們母親的大恩。我不知道管這地獄的是誰？人是都有母親的，難道除去了自己的母親而專教別人的母親進地獄的嗎？還是連他的母親一同送進去呢？送自己的母親入獄，那是不孝；單教別人的母親入獄，那是不公。不孝而又不公，都不能成爲法令。但是兩者必居其一，那麼將給人們羣起攻擊了。雖是有地獄，又還有誰去判斷和管理他呢？

至於他們所講的佛的行爲呢：那麼言語總是唯唯諾諾，像個老太婆一樣。只要有人大聲求救，不管他是好是壞，那怕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也沒有不伸手去救他的。對於犯罪的人不加以一定的刑罰，我知道一定沒有這種事！

像劉子那樣賢孝的人，他能夠不受他們的誘惑，本來並不稀奇。可是我很悲傷：世上像劉子那樣的人很少，所以又說這一番話，要提醒那些知道愛父母而不懂得方法的人。

二四 與弟季書

董以寧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一〕逾梅嶺，〔二〕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三〕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鼉、鯨、鰐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

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卽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與汝常在日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四〕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卽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五〕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六〕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七〕者，豈異於存日哉？

溯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泊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

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率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慮。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之不孝也。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

作者生平事實

董以寧，字文友，清武進人，有正誼堂集。

注

〔一〕鄱湖，卽鄱陽湖，在江西省之北境；湖形似葫蘆，中爲細腰，南曰宮亭湖，北曰落星湖。

〔二〕梅嶺，卽大庾

嶺，在江西大庾縣南，與廣東南雄縣分界。

〔三〕惠州，今廣東惠陽縣。

〔四〕叮嚀，再三言之也。

〔五〕跋涉，草行曰

跋，水行曰涉，言行路之難也。

〔六〕夜臺，墓穴也。

〔七〕「嗟予子，嗟予季」及下「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諸句，

並見詩魏風陟岵之篇。

語譯

你這次出行，將沿長江而上，泛過鄱陽湖，渡過梅嶺，沿南海旁邊，一直到達惠州，共行

原书缺82页

你托我說：『你應該一直好好看顧他。』我那時是一口答應他們的囑托的，但是現在竟不能幫助你，使你沒有法子，不得不靠了父母的遺德，去等待朋友的幫助；那麼你的冒着風波、強盜、烟瘴、蠱毒的危險到那邊去，不但是我聽你去，簡直是像我驅逐你去的。但是我既然不能幫助你，沈君是異姓兄弟，他要幫助你，寫信來歡迎你去；那麼你的去，本來不是乞憐於不相識的人，使父母羞辱；我如不放你去，又似乎是阻絕你的前途，使我尤其感到不安。因此我涕泣着送你；也祇有望你每一件事必定要想念父母，除舟車行李必須戒備之外，又須留心起居飲食，謹慎言語舉止，選擇所交的朋友，克制七情六欲，不要忘掉危險，然後可以脫除危險，免去我前面所顧慮的；因此得以早日回來，在祠墓前報告平安，才能安慰父母，不至於加重我的不孝呢。

二五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 〔一〕 南歸，以成化 〔二〕 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三〕 抵大柳樹驛，〔四〕 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 〔五〕 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

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巖崕，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燎束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鬨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

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聞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礮，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

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三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二七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

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作者生平事實

程敏政字克勤明河間人原籍休寧成化進士著有宋遺民錄篋墩集等書。

注

〔一〕謁告謂請假歸省也。〔二〕成化明憲宗年號。〔三〕大槍嶺在今安徽滁縣西六十里。〔四〕大柳樹

驛在滁縣西北五十餘里。〔五〕滁州即今之滁縣。〔六〕清流關在滁縣西二十五里。〔七〕銅鉗銅鑼也。〔八〕

東燎即燎炬俗稱火把。〔九〕嶮崆高險也。〔一〇〕累肩此以喻路狹而峭前人與後人一線進行望之如前人之足

接後人之肩也。〔一一〕煜煜光照耀貌。〔一二〕蕭颯風聲。〔一三〕悸心動也。〔一四〕宋太祖趙匡胤仕周爲點檢時收

皇甫暉姚鳳於清流關手刃暉中腦并擒鳳暉滾去聲。〔一五〕滁陽即今安徽省滁縣。〔一六〕全椒今安徽全椒縣。

〔一七〕和州今安徽和縣。〔一八〕後河即滁水也源出安徽合肥縣北東流經全椒和縣滁縣至江蘇六合縣入江。

〔一九〕香淋院在和縣北地有香淋泉相傳梁昭明太子嘗浴此院以泉名也。〔二〇〕冉冉行貌。〔二一〕秩秩順序之貌。

〔三〕武陵，晉陶潛桃花源記謂武陵有漁者，沿溪行，得一洞，豁然開朗，雞犬桑麻，別有天地，秦時避亂者居此。仇池，山名，在今甘肅成縣西。三秦志謂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地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魏晉之世，楊氏世據其地。〔四〕昭關，在安徽含山縣北。〔五〕烈原，焚荒山之草木也。〔六〕辟易，退避也。〔七〕伍員，字子胥，春秋時楚人；父兄爲平王所殺，亡命入吳；至昭關，幾爲楚所獲。

語譯

我請假南歸省親，在成化戊戌年冬月十六日那天經過大槍嶺，到大柳樹驛，那時太陽已過午刻了。不願就此歇息，向驛吏問路程。他騙我說：『到晚還可以到滁州呢。』隨即上馬，走了三十里路，才聽得跟從的人私下談說：『前面有個清流關，形勢很險惡，又多老虎。』只得記在心裏。上關，天已昏暗了，退回去也沒有地方歇宿，便差人去叫山下的郵卒，帶了銅鑼火把一同走。山口有兩個高峯夾立着，有幾千尺高，昂起頭來望不到頂，石路高峻危險，都下了馬，腳接着肩的向上走去，仍舊互相約好，逢到什麼危險，便前後呼喊相應。

都蕭颯作聲，因此個個人都懷着驚怕，呼喊個不停；銅鑼一齊敲起來，山谷裏應聲震動。走了六七里，才到山頂，忽然看見月亮像個雪亮的銀盤，照耀得四下沒有邊際，才舉手互相慶祝，但是下山時，還是心跳得久久不停。我想這個關，應當是趙匡胤大破南唐擒捉皇甫暉、姚鳳二將的地方。這次的經過雖然危險，但可算是平生最奇特的一次。夜裏二更，到達滌陽。

十七日那天中午，經過全椒，向和州前進。自己頗以脫離險地走上坦途爲幸，不再有什麼顧慮。走了四十里，渡過後河，看見前面隱隱有座山，問跟從的人，說是：『要走過這山，就可到和州香林院。』太陽慢慢移動，已經走過山峯後面了；騎馬走入山嘴，峯巒四合，桑田頗整齊，經過幾個村，真像武陵仇池；心裏正以爲快樂。到天黑後，入山更深，山也更多，草木塞滿路上，這條路真是杳遠得無窮無盡，才害怕得流出汗來。經過一所野廟，逢到一個老翁，問他：『這是什麼山？』他答道：『這裏就是古時的昭關，離開香林院還有三十多里路，應該快些走了。前面山裏的火光，是人家在焚燒草地來驅逐老虎呢。』這時銅鑼火把

都不及置備，靠着山在澗裏走，怪石多得像樹林，馬見了也驚退，衆人以爲是伏着的老虎，大家轉身向後逃走，彼跌此倒，互相枕藉，喊聲很低；雖是勉強要大喊也喊不出來。過了好久才站起來，依着嶺走，仔細向崖下看時，下面深不見底；澗水潺潺作響，隨着風聲一樣的快慢。抬頭見滿天都是星斗，自忖恐怕要不能脫險了，而且又想到從前伍子胥曾經在這裏遭難，難道惡地方本來應當這樣的嗎？直到二更已盡，才到香淋院，在燈下精神恍惚，好像死過了復活一樣。

唉！我因爲離開雙親已很長久，所以一切都不管，冒險夜行，渡過兩關，身經虎穴；雖然險遭危難，幸而得免，也可算不審慎極了！很鄭重地把它寫出，用作後來的警戒。

二六 誡兒子嚴敦書

馬 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纒，（一）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言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效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題解

漢書：「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輕通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嚴字威卿，援之兄子，少孤，好擊劍，習騎射，後折節講學，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其弟敦，字儒卿，亦知名。

作者生平事實

馬援，字文淵，後漢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阯，平之；立銅柱以表功，封新息侯；後討武陵五溪蠻，卒於軍。

注

〔一〕施衿結縵，按儀禮：「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詩：「親結其縵，九十其儀。」縵，婦人之幃也，用以覆首，女子嫁時，用絳巾覆首，故曰結縵，見爾雅義疏。

〔二〕龍伯高，名述，後漢京兆人，爲山都長，後拜零陵太守。

〔三〕杜季良，名保，亦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後仇人上書訟其行爲浮薄，亂羣惑衆，詔免其官。

〔四〕謹勅、勅與敕同，謹勅猶謹慎也。〔五〕鵠、天鵝也。〔六〕鴛、音木，鴨也。〔七〕下車、官吏初任曰下車。〔八〕

切齒、奮怒貌。〔九〕寒心、恐懼而心爲之冷也。

語譯

我要你們聽見人家有過失，好像聽見了父母的名字一樣，耳朵裏可以聽得，嘴裏是不可以說出來的。歡喜議論人家的長處短處，任意批評國家的法律，這是我所最恨的，情願我死掉，不願聽得子孫有這種行爲。你們知道我痛恨極了，所以要再對你們說，好像『施衿結縢』申明做父母的警戒一樣，要使你們不忘記罷了。

龍伯高爲人，厚道謹慎，絕不亂說話，謙和節儉，不貪財，不偏私，很有威嚴。我歡喜他，看重他，願意你們學他。杜季良爲人，豪俠好義，憂別人的憂，樂別人的樂，不論好人壞人，他都一樣結納；所以他父親死時，幾郡的人都來弔喪；我也歡喜他，看重他，但不願你們學他。學伯高學不成，還不失是一個的謹慎的人；好像俗語所說『刻鵠不像還像隻鴨』。學季良學不成，那就墮落爲世上的輕薄子弟；好像俗語所說『畫虎不像反像狗』了。

二七 觸讐說趙太后

國策

趙太后言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言爲質，言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言觸讐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言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言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言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言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言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言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言而記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

『老臣竊以爲媼（一）之愛燕后（二）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三）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四）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五）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三〕質、音致，置人以取信曰質。言欲使長安君爲質子於齊也。〔四〕左師，官名。〔五〕觸讐，人名。讐之陟切，一作龍。言字連下句讀。〔六〕郟，同隙。不敢直言病，故曰郟。〔七〕輦，車之以人輓者。〔八〕鬻，與粥同。〔九〕賤息，自稱其子也。〔一〇〕黑衣，謂宿衛之士。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玄衣玄裳，故曰衵服；宿衛者用軍禮，故皆黑衣。〔一一〕沒，昧也。沒死以聞，意卽昧死以聞也。〔一二〕未填溝壑，言未死之前也。〔一三〕媼，音懊，婦人年老者之通稱。〔一四〕燕后，威后之女嫁於燕者。〔一五〕反，謂大歸也。古者嫁女，或國滅，夫死，然後反母家，謂之大歸。〔一六〕山陵崩，諱言太后死，故云。〔一七〕子義，趙之賢人。

語譯

趙太后初掌理國政，秦國急忙去進攻。趙國向齊國求救，齊國的人說：『必須把長安君做抵押，才出兵。』太后不肯。大臣都竭力勸諫，太后對左右明白地說：『再有人說把長安君做抵押的，老婦必定唾他的臉了。』

左師觸讐請見太后，太后盛氣接待他，他慢慢地走進去，到太后面前謝罪說：『老臣

因爲脚有病，從來不能走得快，好久不來見太后了，私心很是恐懼。怕太后玉體欠安，所以來問候。』太后道：『老婦要靠坐了車子才能走了。』他道：『每天的飲食沒有減少嗎？』太后道：『祇靠喝粥了。』他道：『老臣現在不大想喫，就勉強步行，每天走三四里路，食慾稍爲增進，很能調和身體。』太后道：『老婦不能這樣了。』這時太后的盛氣已略略消釋。

觸讐道：『老臣的兒子舒祺，年最小，又愚蠢；臣衰老了，很愛他，願教他補一個黑衣衛士的職司，保衛王宮。所以冒着死罪來請求你。』太后道：『可以的。年紀幾歲了。』答道：『十五歲了。雖然還小，願在臣未死之前拜托你。』

太后道：『你們男人也愛憐小的兒子嗎？』答道：『比婦人更甚。』太后道：『婦人是大不相同的。』他道：『老臣私以爲太后愛燕后勝過長安君。』太后道：『你錯了，遠不及愛長安君。』他道：『父母愛兒子，總替他謀長久之計；太后送燕后時，抱着她流淚，悲傷她的遠嫁，也哀痛極了。她去後，並不是不想她，但每逢祭祀，必替她祝告道：『一定不要使她回來。』這豈不是替她謀長久之計，希望她有子孫相繼爲王嗎？』太后道：『是的。』

觸讐道：『在三世以前，一直到趙國開頭的時候，趙王的子孫封侯的，後代有存在的

『太后道：『沒有了。』』他道：『豈但趙國，諸侯的子孫封侯的，後代有存在的嗎？』太后道：『老婦沒有聽得過。』』他道：『這些人近的禍及本身，遠的禍及子孫，難道人主的子孫都是不好的嗎？實是因爲職位高而沒有功勳，俸祿厚而沒有勞績，挾有金玉寶器反而極多。現在太后尊重長安君的職位，把膏腴的地方封他，給他許多金玉寶器；不趁現在教他替國家立功；一旦太后不諱，長安君把什麼來托身趙國呢？老臣以爲太后替長安君所謀的不是長久之計，所以以爲你愛他不及燕后。』』

太后道：『你說的極是，隨你怎樣指使他吧。』於是替長安君備好兵車百乘，送他到齊國去做抵押。齊國隨卽出兵。

賢人子義聽得這事，說道：『人主的兒子，骨肉的至親，尙且不能靠沒有功勳而得的職位，和不用勞力而得的俸祿，來保住他的金玉寶器。何況乎人臣呢？』

二八 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

工省也。子城〔三〕西北隅，雉堞〔四〕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五〕。幽閑遼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六〕；然宜投壺〔七〕，矢聲錚錚〔八〕；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九〕，戴華陽巾〔一〇〕，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一一〕之勝槩也。彼齊雲〔一二〕、落星〔一三〕、高則高矣；井幹〔一四〕、麗譙〔一五〕，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

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一六〕。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一七〕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一八〕，丙申移廣陵〔一九〕，丁酉又入西掖〔二〇〕，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二一〕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咸平〔二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作者生平事實

王禹偁，字元之，宋鉅野人，太宗時進士，著有小畜集、五代史闕文等書。

女牆也。〔五〕水流沙上曰瀨。〔六〕丁，讀如爭；丁，棊聲也。〔七〕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有投壺篇。〔八〕鈿鈿，金聲也。〔九〕斃音敵；鶴斃，析鳥羽爲裘也。

〔一〇〕華陽巾，隱者之冠。〔一一〕謫居，降官也。咸平元年，元之與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出知黃州。〔一二〕齊雲樓名，在江蘇吳縣治後子城上，卽古月華樓。吳地計：『唐曹恭王所建，今名龍雲閣。』〔一三〕落星樓名，在江蘇江寧縣東北四十里。金陵地理記：『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中落星山，起三層樓，名曰落星樓。』〔一四〕井幹樓名，史記武帝紀：『天子作建章宮，乃立神明臺、井幹樓。』〔一五〕麗譙，樓名，魏武帝有樓名麗譙，見白帖。〔一六〕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取穀一熟之意。〔一七〕至道，宋太宗年號。〔一八〕滁上，謂滁州也。孝章皇后崩，權殯於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元之嘗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罷知滁州。〔一九〕廣陵，今江蘇江都縣，宋揚州治也。時有言元之買馬虧價者，帝以元之卻李遷遷馬五十匹，必不虧一馬價，移知揚州。〔二〇〕西掖，中書省也。真宗卽位，元之上疏言五事，召還，復知制誥。〔二一〕齊安，卽黃州也，南齊置齊安縣於此，故名。〔二二〕咸平，宋真宗年號。

語譯

黃岡地方產竹很多，大的像椽子。竹匠把它劈開來，刮去中間的節，用來代替陶製的瓦。家家都是這樣，因為價錢便宜，人工又省的緣故。子城的西北角裏，上面的雉堞塌壞了，野草荒蕪濁亂；就在那裏造二間小竹樓，和月波樓相通，遠望可以吸吞山光，平望可以挹取江水，幽靜遼遠，不能詳細形容。夏天最宜聽急雨，有瀑布的聲音；冬天最宜賞大雪，有碎玉的聲音；又宜彈琴，琴調空虛舒暢；又宜做詩，詩韻清雅幽絕；又宜圍棋，棋子的聲音丁丁然，又宜投壺，箭的聲音錚錚然；這都是竹樓的幫助。

公事完後的餘暇，披了鶴氅，戴了華陽巾，手裏拿着周易一卷，焚上香，默默靜坐，可以消除一切世俗的思慮。樓前所見，除江山之外，但見船上的帆，沙上的鳥，煙雲繚繞，竹樹綿芊罷了。等到酒力已醒，茶煙已盡，送落山的太陽，迎初出的月亮，也可算謫居時候的勝事了。想那古代的齊雲樓和落星樓，高是高了；并幹樓和麗譙樓，華麗是華麗了；可是祇用來做妓女歌舞的地方，不是詩人所做的事情，那是我所不取的。

我聽竹匠說：『用竹做瓦，祇可用十年。倘若多蓋一重，可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乙未年，從翰林降官到滁州，丙申年遷官廣陵，乙酉年又還到中書省，戊戌年的除夕，又奉命

咸平二年閏三月到這裏這四年中間，東奔西走，忙迫不堪，不知道明年又在那裏。那怕竹樓的容易朽壞呢？不過希望後來的人和我同志，加以修葺，使這間樓不朽已夠了。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作。

二九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繇，與之爭鬪，此自諸繇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恥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雖祿之以萬鍾，爵之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而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

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蓋瘴癘^{〔一〕}爲蠱毒^{〔二〕}之與處，魑魅魍魎^{〔三〕}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我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四〕}，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題解

毛憲副，名伯溫，字汝厲，明吉水人，官左副都御史；按漢稱御史臺曰憲臺，故稱副都御史曰憲副。

作者生平事實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卒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世稱姚江派；嘗築室陽

明洞中，學者稱之爲陽明先生。著有王文成全集。

注

〔一〕大府，謂巡撫也。

〔二〕龍場，地名，在今貴州修文縣治。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

十餘人，伯安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

〔三〕彝，與夷同。

〔四〕鍾，古董名，受六斗四升。

〔五〕瘴癘，

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南方暑溼之地有之。

〔六〕蠱毒，通志：『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爲蠱。』相

傳苗獠之地有此俗，以蠱毒置人飲食中，能使人昏狂失志。

〔七〕魑魅魍魎，木石之怪。

〔八〕隳，呼規切；毀也；墮墮，

昨天承你差人拿禍福利害來曉諭我，而且教我勉強到巡撫那邊去謝罪，如果不是道誼相交友情深切的人，決不肯這樣。很是感激，不能用言語來說盡。但差人到龍場侮辱我，這自然是差人恃勢擅作威福，不是巡撫指使他的。龍場的夷人們和他爭鬪這自然是夷人們憤怒不平而起，也不是我指使他們的。那麼巡撫本來沒有侮辱我，我也沒有看不起巡撫，何從得罪他而急欲向他謝罪呢？

跪拜的禮節，也是小官平常的本分，不能算是羞辱；但是也不應當無緣無故去行禮。不應當用而去用，和應當用而不用，那同樣是一種恥辱。我是個廢棄放逐的小臣，雖到死而遵守着不肯放棄的，祇有忠、信、禮、義罷了；又連這也放棄而不遵守，這是再大也沒有的禍了。

我也曾經講究過禍福利害的說法。君子把忠、信當做利，禮、義當做福。倘然失去了忠、

信、禮、義，那麼雖然給他萬鍾的俸祿，封他王侯的爵位，君子也還當他是禍害；祇要不失去忠、信、禮、義，那麼雖然剖開心，打破頭，君子也以為是利而使用他，而且還自以為福呢。況且像流離放棄那麼樣的小事嗎？

我住在這裏，和瘴癘蟲毒同居，和魑魅魍魎同遊，一天當中死的機會很多。然而所以很舒服的住着，不把什麼放在心上，都因為確實知道死生有命，不肯因為一朝的禍害而忘掉了終身的憂患。巡撫倘然要加害我，如果我確有招致的原因，那麼不可不算是恨事。假使我沒有招致的原因而無故遭受，那麼也不過當他是瘴癘罷了，蟲毒罷了，魑魅魍魎罷了。我豈肯因為這個而放在心上？你所曉諭我的，雖然有不敢接受的地方，但是因此而更加知道自己勉勵自己，不敢稍為有喪名敗節的地方，那麼我受教已多多了。豈敢不頓首謝謝你呢！

三〇 遊雁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

記也。永柳^{〔一〕}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故子厚^{〔二〕}得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

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三〕}、金陵之攝山^{〔四〕}、臨安之飛來峯^{〔五〕}，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痍^{〔六〕}、蹶然^{〔七〕}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八〕}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

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吾人守身涉世之學，成已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一〕}

題解

雁蕩，山名，在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盤曲數百里，其峯百有二，谷十，洞八，巖三十，爭奇競勝，遊歷難徧，絕頂

有湖，水常不涸，雁之春歸者常留宿焉，故曰雁蕩。

作者生平事實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康熙進士。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溪文

集等書。

注

〔一〕永、柳、唐二州名；永，治今湖南零陵縣；柳，治今廣西馬平縣。

〔二〕子厚，柳宗元之字也。子厚坐王叔文黨，

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

〔三〕浮山，一名浮度山，在安徽桐城縣東。

〔四〕攝山，一名栖霞山，在江蘇江寧縣。

〔五〕飛來峯，在浙江杭縣靈隱山東南。南宋建都於杭縣，稱臨安府。

〔六〕瘡瘡，猶瘡痍，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

〔七〕蹶然，驚動貌；蹶，音桂。

〔八〕鳩聚也。

語譯

癸亥年八月十四日，進雁蕩山。過了兩天回來，外甥鮑孔巡道：『你何不作篇記呢？』我道：『這個山是不可以作記的。永州、柳州的許多山，是荒僻地方的一山一壑，所以柳宗元可以曲曲折折盡量加以形容。像這個山，乃是浙水東西的山和海所蟠結而成，幽深、奇怪、險阻、高峭，奇形怪狀的地方，實在大而且多；要雕刻描寫而求他的相像，那麼山的容貌、壁的形色，是號稱名山的所共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辨出他是這個山的巖壑。不過我對於這山，有獨得的見解兩點：

我從前所看見的，像安徽桐城的浮山，金陵的攝山，臨安的飛來峯，他們的崖洞並非不秀美，但給無知識的僧人鑿成許多仙佛的相貌，俗士刻上自己的名字和所作詩辭，像生了惡瘡一般，令人看了觸目，這個山獨能保全他太古時代的容貌形色直到現在因爲山壁高至千仞，不能攀援着走上去；又是地方荒僻離城市遠，富貴有力的人沒有機會到這裏來，就是來也那裏肯作長久的淹留，搭了架子，聚了工人，替自己作標榜，所以終於沒有受無識的僧人和俗士們剝鑿的侮辱。

又，凡是明媚的山川，能使遊人們欣然快樂；但這個山巖洞深邃，崖壁塹削，必須仰起頭望，俯下頭看，嚴恭靜正的心裏，不期然而然的自會感動。因爲到了這個地方，萬念都盡，百慮全消，我的本心，才和天地的精神一相接觸呢。

能夠明白這兩點，那麼我們守身處世的學問，成全自己，成全別人的道理，都可以得到而且看見了。』

三二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朱彝尊

江生自昌平^{〔一〕}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二〕}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三〕}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四〕}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

不觀夫昏者乎？聚妻而納采，儷皮純帛^{〔五〕}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於兄何損焉？

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

題解

譚左羽，名瑄，清嘉興人，康熙舉人。

作者生平事實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清秀水人，康熙中舉鴻博。著有曝書亭全集等書。

注 〔一〕昌平，今河北昌平縣，清爲州。 〔二〕不豫，不悅也。 〔三〕孟子：「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按稅同脫。 〔四〕漢書：「初，元王敬禮中，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按耆同嗜。 〔五〕儀禮士昏禮：「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儷皮，兩鹿皮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語譯

姓江的學生從昌平來，說起你近來有些不快樂的態度；我問他緣故，說是因爲你的主人歡喜音樂，請了蘇州的歌板師來。招待他的飯食，常常比主人接待客人所用的加倍，所以要想辭事回家我以為這種事是不值得放在心上的。

從前孔子做魯國司寇，因從祭時燔肉不送來，就離開魯國；穆生因楚王不設醴酒相待，就謝病而去。這是因爲起先送，後來不送；起先設，後來不設；這叫做禮貌怠慢了，就離開他；離開本是應該的。周易同人卦的象辭裏說：「君子依族類辨別人物的高低。」因爲人物都有族類，全在人去按類分別他；君子祇要自己審慎自己的職分和地位，便沒有什麼

不如意了。

你不看見婚姻的禮節嗎？下定時送聘禮，兩張鹿皮，一束素綢也可以了。至於買妾，就有要用到百金的。倘然要替妓女贖身，那就非千金不可。她的流品越低，她的身價反而越高。禮節上本來有把少的當做貴重的。而且這教曲的歌板師，在你沒有到館任事之前，主人既然教人住在外邊的宅裏，不和他同席；每次飲食祇和你在一起，那麼他是能夠照品類辨別人物的高低了。飯食招待得好，譬如把魚飼了貓，把肉餵了狗，對於你有什么損害呢？

從前孟子有句話：『專講飲食的人，別人要看輕的。』你倘然因此辭事離去，不知道你的人，將要以爲你是個專講飲食的人，那怎樣可以呢？

所以特地附封信給你，希望你肯聽我的話。

三三一 優孟

節史記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_{二十}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楨、楓、豫章爲題湊，黃腸、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以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槨、窆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_知優孟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窮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

爲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乏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注 〔一〕楚莊王，名旅，春秋五霸之一。 〔二〕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三〕太牢，牛羊豕也；三

牲，其謂之太牢。 〔四〕壘竈，土竈也。 〔五〕銅歷，銅釜也；釜，鬲謂之歷。 〔六〕孫叔敖，先爲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於

楚莊王，以自代，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七〕若無遠有所之，言汝無遠適他境。 〔八〕抵掌，猶言鼓掌。按抵本作抵，音紙，側擊也，俗誤作抵。 〔九〕寢邱，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

語譯

優孟是從前楚國的一個樂人，身長八尺，善於說話，常拿談笑來諷諫楚王。

楚莊王的時候，有一匹最愛的馬，披着文繡的馬衣，住在華美的屋子裏，眠的是露牀，喫的是乾棗，這馬因此生了肥胖病而死，王教羣臣都服喪，而且還要備了棺槨，用葬大夫的禮節去葬他。左右的人都爭諫，以爲不可如此。王下命令道：『有膽敢諫阻葬馬的事情』

的處以死罪。』優孟聽得這事，就去進見，走進殿門，便仰頭大哭。王驚怪問他緣故。他道：『馬是王所愛的。以楚國這樣堂堂的大國，有什麼做不到？用葬大夫的禮葬他，太薄；請王用葬國王的禮葬他吧。』王道：『怎樣呢？』他答道：『我請求你用雕刻的玉棺，有文理的梓槨和楨、楓、豫章等木材做的題湊，派兵士替他挖掘墳穴，老幼小都去載土；還要召集齊趙兩國的人在前面陪行，韓魏的兵在兩旁保護；立個祠廟，用三牲祭祀，用萬戶的大縣的收入供奉他。使得諸侯聽得了，都知道大王是以馬爲重而輕視人民的。』王道：『我的罪過竟到這個地步嗎！怎樣好呢？』他道：『請你允我用葬六畜的禮來葬他吧！用土灶做槨，用銅鍋做棺，用蒿藁齎送他，用木蘭供薦他，用粳稻祭祀他，用火光來做他的衣服，葬在人們的肚子胃腸裏吧。』於是王就把馬交給司廚的官，不要教天下的人再知道這事。

楚國的宰相孫叔敖知道優孟是一位賢人，待他很好，生病將要死的時候，囑咐他的兒子道：『我死後，你必遭窮困。那時你可以去見優孟說：『我是孫叔敖的兒子。』』過了幾年，他的兒子窮困得挑柴度日，逢到優孟，對他道：『我是孫叔敖的兒子。父親將死時，囑咐我到窮困時來見你。』優孟道：『好，你暫時不要到遠地方去。』優孟就做了孫叔敖的

衣冠，模擬他的拍手談話。過了一年多，很像孫叔敖了，就是楚王的左右也辨別不出來。一天，莊王正在宴飲，他裝扮了孫叔敖，向前獻酒。莊王大吃一驚，以為他是孫叔敖再生，要教他做宰相。他道：『請你讓我回去和內子商量商量，過了三天再來就職。』莊王允許他。三天之後，優孟再來，王問道：『尊夫人怎樣說？』他道：『內人戒我不要做；她以為楚國的宰相不值得做的。像孫叔敖做了楚相，忠於職事，不貪財物，治理楚國，因此得成霸業。現在他死了，他的兒子窮得無立錐之地，靠自己挑柴度日。你如果一定要學孫叔敖，不如自殺的好。』於是莊王回優孟謝過，立即召孫叔敖的兒子到來，把寢邱地方的四百戶封他，以奉孫叔敖的祭祀；後來經過十代還沒斷絕。

三三三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言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言鷄鳴不已於風雨，言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言有云：『齊朝言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言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闍言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注 〔一〕五代史有新舊二種；此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也。 〔二〕管生，謂管夷吾也；禮義四句，見管子。 〔三〕論

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四〕詩鄭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小序：

『風雨，思君子也。』 〔五〕顏氏家訓，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 〔六〕齊朝，謂北齊也；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史

稱北齊。 〔七〕鮮卑，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即其種也。 〔八〕闍，昏也，蔽也。

語譯

歐陽修新五代史馮道傳的論裏說：「禮廉恥，是國家的四種紀綱；這四種紀綱不振作，國家便要滅亡。」管仲的話對極了，禮是治人的大法；廉和恥是立身的大節。因爲不講廉，那就什麼東西都要去拿；沒有恥，舉什麼事情都要去做。人人都不懂廉恥，至於什麼東西都要拿，什麼事情都要做，天下要亂，國家那有不亡的呢？」

但是這四種的中間，懂得恥更要緊。所以厚論做士的道理，便道：「照自己的主張做，要有羞恥心。」孟子也說：「一個人不能夠容恥。」他們所以這樣說，因爲一個人貪財而至於悖禮犯義，他的起因就是從沒有恥蓄積起來。所以士大夫的無恥，叫做「國恥」。我嘗考查夏、商、周三代以後，世風不振，大道不果，不用禮義，廢棄廉恥，不是一朝一夕養成功的。但是松楸到了寒冷天氣還未凋落，鷄遇了風雨仍叫個不停，衆人都昏憤的時候，並不是沒有清醒的人呢。

最近讀顏之推家訓裏面有一段：「齊朝有士大夫對我說：『我有一個孩子，年紀

以沒有人不寵愛。」那時我低頭不答。這個人的教育兒子真奇怪極了！若是憑這種本領，就是能做到卿相，我也不願你們去做的。」唉！之推沒奈何在亂世做官，尙且要說這種話。那種昏憤糊塗去諂媚世俗的人，能夠不慚媿嗎？

三四 遊釣臺記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願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

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視雲際雙峯，巖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之稱，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巖傲睨。

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

山旣秀麗，境復幽蒨，欲議

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

於是，是·不·及·遊，而·日·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愴恍問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遊

五嶽孫興公〔三〕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之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盡處一焉，以謝山靈？』〔三〕余竊愧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作者生平事實 鄒日奎，字次公，清貴谿人，順治進士，著有靜菴集。

注 〔一〕釣臺，漢嚴子陵垂釣處；遺址在浙江桐廬縣富春山，有東西二臺，各高數十丈。 〔二〕浙江自新安來，至

富春山下，名富春江；桐江，即浙江上源，在桐廬縣。 〔三〕檝，古者公文用木簡，長尺二寸，謂之檝。 〔四〕常山，縣名，今

屬浙江省。 〔五〕衢，即衢州府，治今衢縣；嚴，即嚴州府，治今建德縣；並在浙江省。 〔六〕七里灘，亦名七里瀨，又名七

里龍，在桐廬嚴陵山；兩岸夾峙，水駛如箭。 〔七〕嶄然，高峻貌。 〔八〕陡，音斗，峻也。 〔九〕傲睨，謂山勢高峻，有若藐

視羣峯，目空一切也。 〔一〇〕岸然，高傲之意。 〔一一〕綸，釣絲也。 〔一二〕蓀，音倩，花盛貌。 〔一三〕艤，與檣同，整舟向岸也。

〔一四〕具四方之風曰颶風。見南越志。 〔一五〕陸羽，字鴻漸，唐竟陵人，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苎翁，嗜茶，品定天下名

泉，著茶經三篇。 〔一六〕惛恍，猶言恍惚也。 〔一七〕磴，音癸，石徑之平坦可登者曰磴。 〔一八〕雲臺，漢宮中高臺，以其高

起于雲，故曰雲臺。後漢書：『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一九〕空濛，謂雨氣滴瀝，謂嵐

翠也。 〔二〇〕宗少文，名炳，劉宋南陽人，幼有至性，好琴書，善畫；武帝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嘗西涉荆來，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三〕孫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除著作佐郎，累遷廷尉卿，領著作。按興公之賦，天台，實未嘗身歷其境，故其序云：『余所以馳神運思，畫詠睿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又云：『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縣。〔三〕山靈，山神也。

語譯

釣臺在浙水東邊，是漢朝嚴子陵先生隱居的地方。先生的高風亮節，照耀數千年，我素來仰慕他；因此想到富春江一帶的山水，都靠了先生的名氣而傳，心裏很以為奇怪，想去遊覽，一快胸襟。但是這一次的去，係奉命北上，很匆匆的行路經過，並非專心遊覽。但是當它是遊，那麼也就是遊了。

船自常山出發，從衢州到嚴州，共有三百多里路，一路山水都很可觀。但是眼裏所看到的，也來不及去問明它的名字，對它點點頭就算了；不過囑咐船夫：如其經過七里灘，必須告訴我。過了一天，船行在萬山之中，忽然看見相對的兩個山峯，高高立在雲裏，覺得有

兩臺其實是兩個山峯，臺的名稱，是後世人造出來的。兩臺東南對立，彼此距離約有幾百步，石的顏色像鐵，在江邊突然高起，幾百仞還不肯停止，高巖睥睨羣山，像兩個高士並立，姿態很是高傲。崖邊的草木，也呈嚴冷的態度。樹以松樹爲最多，疎疎地羅列着，臥的仰的，離奇古怪，各有各的姿態；樹影倒映水中，又像遊龍一百多條，水流激起波浪，好像要飛起來的樣子。峯的下面，就是先生的祠堂所在，想來當時先生垂絲而釣，應該在這個地方，實在沒有登上山峯去求魚的道理的。所以我說：『實在是山峯稱他做臺，是後世人造出來的。』

山色既很清麗，境界又很幽美，想移船向岸，上去一遊，但是船夫一定不肯，不能勉強他，因此遙向祠堂中作一敬禮，就前進。於是脚步來不及去遊，用眼睛來遊。一低頭一仰面之間，清風緩緩而來，叫不出名的香氣，從四山裏隨風吹到，這算是鼻遊。船夫說，灘邊的水味道很好，汲起來一試，真的不差，原來就是陸羽所品的第十九泉，這算是舌遊。一會兒，張帆而行，江迴峯轉，望不見了；回身坐到船中，細細迴想峯巒的高低，道路的出沒等狀態，精

神恂恍；好像已離船上岸，好像在拂開叢草找尋石磴，好像在最高地方抖動衣服，向下看見羣山趨前排列。有的秀靜像文人，有的雄拔像武士，——很像雲臺諸將相，並非不

卓立一時，但是比了先生，總覺得要低一等。這時我已是用精神來遊覽過了。想得有些倦了，伏在几上小睡，天空的雲氣，峯嵐的景色，竟然和魂魄相往來，於是乎又是夢遊了。醒來時，太陽已西下。船停在一個小洲前，衆人都稍作休息，便喚船夫進來，把酒慰勞他，詳細問他道：『你曾登過釣臺嗎？山裏的景色怎樣？山上有什麼奇跡嗎？在那裏看四方雲物，有些什麼奇異？』船夫完全都知道，一一告我，於是乎又算得耳遊。唉！這次的遊覽，痛快極了！

有個客人笑對我道：『你沒有走出船中一步，在什麼地方遊覽？』唉！客人沒有知道嗎？從前宗少文臥遊圖畫中的五嶽，孫興公在遠地替天台山作賦，都不曾身經其地。我現在所看到的，比他們兩人，不是來得多嗎？所以說：『當他是遊覽，那麼也算是遊覽了。』客人道：『你不說，我也想不到這些。但是少文的圖畫，興公的文章，你何不做一樣來謝謝山中神靈呢？』我私心自愧不及他們，只好做這一篇記。

三五 書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爲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矍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鑊，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俯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日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一四〕末，流賊張獻忠〔一五〕出沒蕪黃潛桐〔一六〕間，史公以鳳廬道〔一七〕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一八〕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注 〔一〕先君子，自稱其考也。靈皋父名仲舒，字南董，號逸巢。〔二〕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後為魏

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斃於獄，謚忠毅。〔三〕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

士督師揚州；城破被執，不屈死。〔四〕碌碌，庸常也。〔五〕明成祖立東廠於北京東安門北，緝訪謀逆妖言等，使太

監領其事；其獄謂之廠獄。天啟五年，楊漣左光斗草奏劾魏忠賢及魏廣微，為忠賢訶知；先二日削二人籍；復假汪文

言獄；入漣及光斗名，逮之下獄；酷刑脅承受楊鎬熊廷弼賄，俱自誣服。楊左各坐贓二萬；忠賢乃使司法者五日一追

比；二人不勝其苦，俱斃於獄中。〔六〕逆閹，謂魏忠賢也。〔七〕炮烙，酷刑之一種，以熾鐵烙膚也。〔八〕卒感焉，言

禁卒為可法所感動而從其謀。〔九〕長鏡，農具，鋤屬也。〔一〇〕嗚咽，泣聲也。〔一一〕眦，目眶也。〔一二〕糜爛，如糜之

爛不可收拾也。〔二〕噤不作聲也。〔三〕崇禎，明思宗年號。〔四〕張獻忠，明延安衛人，與米脂人李自成連寇山

陝河南等地，據武昌，陷成都，稱大西國王，屠殺甚慘；後爲清兵所殺。〔五〕蘄，今蘄春縣；黃，今黃岡縣；並屬今湖北省。

潛，今潛山縣；桐，今桐城縣；並屬今安徽省。〔六〕鳳廬道，卽鳳陽廬江二府之兵備道也。鳳陽府，治今安徽鳳陽縣；廬

江府，治今安徽廬江縣。〔七〕更休，更番休息也。

語譯

先父曾經講過：同鄉前輩左忠毅公，在京都視學。一天，風雪交作，氣候十分寒冷，帶了幾個從人，騎馬出門，悄悄地走進一座古寺。在殿旁一間小屋裏，看見有個書生伏案睡着了。旁邊放着剛做成的文稿。他拿來看了一眼，就脫下自己的貂裘蓋在他身上，替他掩門而出。問寺僧：這人是誰，原來是史公可法。等到考試的一天，官吏逐一點名，點到史公，他特別加以注視。交卷時候，就當面定爲第一，而且召他進去拜見夫人，對夫人道：『我的幾個孩子都是庸才，將來能夠繼續我的志向的，要靠這個學生了。』

後來左公因得罪魏忠賢，關在廠獄裏，史公朝夕在獄門外探視。這時忠賢防備很嚴

密，連犯人的家僕也不放進去。過了多時，聽人說左公受了炮烙的酷刑，即將死了，史公就拿五十金，涕泣着向看守的人請求設法進去。一見看守的人爲他所感動，遂允許他。一天，教他換了破衣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長鏡，假裝一個掃除垃圾的人；指引他進去，私下告訴他左公的地方，果然看見左公靠牆坐在地上，面額焦爛得分辨不出，左公從股以下，筋骨已完全脫節了。

史公上前去跪下，抱了左公的兩膝，哭泣不止。左公辨出是他的聲音，但是眼睛睜不開，使用力舉起手來，拿指頭撥開眼眶，但見目光大如火炬，大怒道：『庸奴！這是什麼地方，你要前來！國事糜爛到這地步，我是完結了，你又輕身不明大義，天下的事那個人可以去支持！你還不快快出去，不等奸人誣陷你，我現在就打死你！』就摸取地上的刑具，高舉着要投擲過來，史公口噤說不出話來，連忙跑了出去。後來他常常流着淚把這事告訴人家說：『吾師的肺肝，都是鐵石鑄造成功的。』』

崇禎末年，流賊張獻忠出沒在蘄春、黃岡、潛山、桐城之間，史公被任爲鳳廬兵備道，奉命鎮守抵禦。每逢有警報，便接連幾個月不上床睡眠，教將士們輪流休息，自己坐在營帳

外；選出十個壯健的兵，教兩個蹲着，自己的背倚着他們。每一更天，就掉換兩個來替代。每當冷天，站起來抖抖衣裳，那甲上的冰霜散落下來，丁東地響。有人勸他略略休息，他道：『我上面恐怕辜負朝廷的付託，下面恐怕愧對我師呢。』史公因爲治兵，往來桐城時，必要親身到左公家裏，問太公太母的起居，在堂上拜見夫人。

我的同族長輩塗山公，他是左公的外甥，和先父很要好，他說關於獄中的一段話，是親聽得史公講的。

三六 韓詩外傳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韓嬰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

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

「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作者生平事實

韓嬰，漢燕人，文帝時為博士，嘗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今惟外傳

十卷行世，外傳者，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詞，非說經之書也。

注

〔一〕齊景公，名杵臼。〔二〕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三〕直，特也；但也。〔四〕壺杓，皆器名，可以

盛酒挹水。〔五〕泰山，東嶽也；在山東泰安縣北。〔六〕「綿綿翼翼，不測不克。」見毛詩大雅常武篇。緜緜，靜也；翼

翼，敬也；言既靜且敬，不可測度，不可攻勝也。

語譯

齊景公問子貢道：「先生的師是誰？」答道：「是魯國的仲尼。」問：「仲尼賢嗎？」答：

「是個聖人哩，豈特是賢？」景公便嘻嘻地笑道：「他的聖是怎樣的呢？」子貢道：「倒不

知道。」景公就變色發怒道：「剛剛說是聖人，現在又說不知道，那是什麼道理？」子貢道：

「我一生頭上戴着天，但不知天究有多少高；一生脚下踏着地，但不知地究有多少厚；像

有多少的深呢？』景公道：『你的話不免贊美得過分吧？』子貢道：『我那敢過分呢？恐怕還說得不够吧。我贊美仲尼，猶之乎兩手捧了泥土加在泰山上，對於泰山沒有加多，是很顯然的。假使我不贊美仲尼，猶之乎兩手去取泰山，對於泰山沒有損失也是很顯然的。』景公道：『不錯，難道真的這樣嗎？詩經裏說：「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正和你說的一樣。』

三七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 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材，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凡所稱引，欲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題解 此與曹操書也。孝章名憲，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孔融與憲友善，憂其不免禍，乃作此書。

作者生平事實

孔融，字文學，後漢魯國人。獻帝時為北海相，後為曹操所忌，被殺。著有孔北海集。

注

〔一〕會稽，漢郡名，治今江蘇吳縣。

〔二〕桓公，齊侯小白也。

〔三〕羊傳：『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之。』

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四〕吾祖，謂孔子也。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五〕朱穆，字公叔，後

漢南陽宛人感俗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五〕一介猶一個也。〔六〕九牧猶九州也。〔七〕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賚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事見戰國策。〔八〕絕足，謂馬之善行，無與倫比者。〔九〕韓詩外傳：『蓋晉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一〇〕史記：『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一一〕倒懸，喻困苦也。〔一二〕漢書：『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首，音狩，頭向也。

語譯

日月不肯停留不進，時光像水一樣的流，忽然已到五十歲了。你是剛巧五十，我又過了二歲海內相知相識的人，死亡將盡，祇有會稽人盛孝章還存在。他爲吳國孫策所嫉恨，

妻子死亡，他個人孤獨愁苦極了。假使憂能傷人，那麼這個人一定不會長命的。

春秋傳裏說：『諸侯有滅亡的，桓公如不能救，那麼桓公便以爲恥辱。』現在孝章實在是個雄豪丈夫，天下的評論家，都靠他來宣揚聲譽，但是他本人不免被人拘禁，性命危在旦夕；假使不去救他，那麼吾祖孔子不當再論朋友的損益，朱穆所以要作絕交論了。你倘能差一個人去，再附上一封信，那麼孝章可以羅致，朋友之道也由此宏大了。

現在的少年，歡喜誇誹前輩，或者能夠譏評孝章；但孝章卻已有大名於天下，爲九州的人所共同稱美。從前燕王買駿馬的骨，並不是要他跑路，乃是要靠此招到最好的馬。你匡救恢復漢室，國家危亡，又能救助而救助的方法，實在要得賢人。珠玉沒有脚而自己會來，因爲有人愛好的緣故，何況賢人是有脚的呢？昭王築了高臺，用尊貴的禮節招待郭隗，隗雖不過是個小才，逢到這種對大才的待遇，竟能誘發賢君的誠心，所以樂毅從魏國來，劇辛從趙國來，鄒衍從齊國來。假使郭隗困苦而昭王不設法解除，有難而昭王不去拯救，那麼一般賢士也將高飛遠走，沒有人朝着北方走向燕國去了。

凡我所敘述引用的話，當然你都知道。但是所以要再向你說，是希望你推崇而實行

這些意思其餘的話不全寫了。

三八 釋三九上

汪中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

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

《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而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

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一「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

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言語，則不膠其文字矣。

題解 按注中釋三九有上中下三篇。

作者生平事實

注中，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拔貢生，著有述學、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等書。

注 〔一〕三加，見禮記，謂始加緇布冠，次布弁，次爵弁。〔二〕三推，古時天子耕藉之禮也。禮：天子親載耒耜，帥三

公九卿，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卿諸侯九推。〔三〕九章，服章也。書益稷傳：「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

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四〕九命，周之官秩也；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五〕楚辭，漢劉向哀集屈原宋玉諸賦，

謂之楚辭；集部之目，此爲最古。〔六〕孫子，周孫武撰；一卷，凡十三篇；兵家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古。

語譯

一是單，二是雙，所以一和二不可以當做數；二加一就成三，所以三是最先的數。積起來到十，那麼又回到一了；十不可以當做數，所以九是最後的數。於是從前聖人創作禮制，凡是一和二所不能包括的，就拿三來限制，像「三加」「三推」一類都是；三所不能包括的，就拿九來限制，像「九章」「九命」一類都是。這是制度方面所用的實數。因此一般人的措辭，凡是一和二所不能包括的，那麼約稱為三以表示多；三所不能包括的，那麼約稱為九以表示它極多。這是言語方面所用的虛數。

實數有一定可以一一指出；虛數沒有一定，不可以固執強解。有什麼理由知道是這樣的呢？

《周易》裏說：「近利市三倍，」《詩經》裏說：「如賈三倍，」《論語》裏說：「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裏說：「三折肱爲良醫。」——《楚辭》裏作九折肱。這是不一定限於三的。《論語》裏說：「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二嗅而作，「孟子裏說：「陳仲子食李三咽，」這是無從知道是三的。《論語》裏說：「子文三仕而三已，」《史記》裏說：「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這不一定真是三的。所以知道三是虛數。

楚辭裏說：「雖九死其猶未悔。」這是不會有九的。詩經裏說：「九十其儀。」史記裏說：「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說：「腸一日而九迴。」這是不一定限於九的。孫子裏說：「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這些是不能說是九的。所以知道九是虛數。推而至於十、百、千、萬，固然也是這樣。所以學古的人，一定要通他的言語，那麼便不至於爲文字所拘泥而不通了。

二二九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蹠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履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共鼻一人以渡；所鼻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

一人貌亦老蒼，個個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個個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現；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

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作者生平事實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明嘉定人，崇禎進士，著有陶菴集。

注

〔一〕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宋舒城人，熙寧進士，善畫，兼長各派，人或推爲宋畫第一。〔二〕翩然，飄動

貌。〔三〕蹠，長跪也。〔四〕呿，音區，張口貌。〔五〕鬢髻，音朋，髮短亂貌。〔六〕個個，音曲也。〔七〕瞪，音棖，瞪目，

目直視也。〔八〕纈紋，面上皺紋也。〔九〕軒渠，笑貌。〔一〇〕錫，禪杖也。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傳燈錄：

『杯渡和尚，不知其姓名，當乘木杯渡河，因名。』〔一一〕太清樓，宋室藏書畫之所。〔一二〕呂真人，名嵩，字洞賓，唐河

南人，以進士出爲縣令，遇鍾離真人，授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

語譯

李龍眠畫的羅漢過江圖，共有十八個人。——畫卷的一角已經漫滅，所以祇贖十五個半人，和三個童子。

沒有過江的共有五個人：一個人恰在畫卷破壞的地方，祇看見他的腰和腳；一個人戴着箬帽，手拿着拐杖，衣袂在風裏飄動，好像將要過江而並不在意的樣子；一個人靜靜地站着不動，望着遠處，張着嘴在自己說話；一個人跪着左脚，蹲着右脚，兩手捧着膝，手指交叉像纏結的樣子，鞋子脫下來放在腳旁，回轉頭來微笑；一個人在岸邊，兩手撐在地上，腳伸在水裏，好像試探水的深淺的樣子。正在過江的共有九人：一個人手揭着衣；一個人左手撐着拐杖，眼睛望着下面，張着嘴；一個人脫去衣裳，雙手捧着放在頭上；一個人向前撐拐杖，回頭看捧衣裳的人；兩個童子都短髮蓬鬆，共扛着一個人渡過去；那個被扛的人，眉毛長得蓋到面頰上，奇怪雄偉，像秋天深潭裏的老蛟；一個人仰頭看長眉的人；一個人

面也曲着背撐着拐杖，離岸很近，好像自己在慶幸他將要到岸的樣子；一個人附在童子的背上，童子雙目直視，緊閉着嘴，用手反負着他，像重壓得受不住了。一個人的面貌比曲背的人還要蒼老，右脚已登上江岸，左脚還在水裏，像要上岸而不能上的樣子；已經過江的一個人，捉住他的右臂，用力把他拉上去；這老人翹着他的嘴唇，面上縐紋都露出來；又有一個已經渡過的人，兩腳還赤着，拿出鞋子來要着，仰面看着石壁，把一個手指探在鼻孔裏，微笑着很是得意。

查羅漢在佛教裏是已經得了道的稱呼。後代相傳的高僧，尙且有騎了錫杖凌空飛行，坐了木杯渡河等等故事；現在羅漢過江，反而這樣艱難，很可奇怪。推想作畫人的意思，豈是以爲佛家的言語舉動，都和普通人相同；而世上學佛的人，但求奇幻變化，可喜可怕的事跡，所以作這圖來警醒啓悟他們嗎？從前人說：『宋代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的畫像，像孔子、老子的像一樣莊嚴，和其他畫家所畫輕揚的形狀完全不同。』想來也就是這個意思。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再版

上海實售中儲券二千二百二十二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譚正璧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二〇八三)

標商冊註



標商冊註

